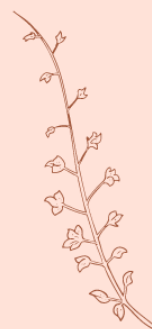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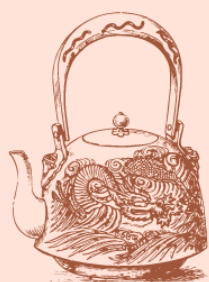


| 附青文藝獎 |

| 入圍作品集 |

| 小說組 |





預測第一名活動連結

製作：附中青年文藝獎工作人員

初審：高師附中國文科教師

目錄

國中小說.....	1
夢想成真那天，他對我說……	3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9
妖怪大戰爭	12
春秋修仙	17
不一樣的聖誕老人	20
高中小說.....	27
追虛尋實.....	28
-196℃.....	38
夢•蝶.....	48

國中小說

那一場，妖怪大戰爭，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奏。春秋修仙，各路人馬齊聚一堂，晚方的誰在聖誕節時許下願望，希冀和平的到來。

夢想成真那天，世界都不再戰爭，他知道，是他的願望成真了。那個不一樣的聖誕老人，他悄悄走過來對我說……

夢想成真那天，他對我說……

「陶姐對不起，我不想出道了。」我的一句話讓五坪大的辦公室只剩下空調運轉的聲音。

陶姐面無表情地看著我，似是在壓抑心中熊熊燃燒的怒火，「因為傲恩嗎？」我愣了幾秒。耳邊響起楊米樂的話。

「我告訴你，我跟傲恩在一起了！」

是呀！他都已經有新的歸屬了，我還指望什麼？指望他會幫我？不如就像楊米樂說的，回臺灣吧！

見我臉色不對，陶姐又開口：「如果真的是的話，我希望你想清楚。你十二歲進公司開始培訓，現在十六歲了，經過了四年，你終於有機會出道，但你卻因為一個男人而放棄？琳安，你確定嗎？」

「陶姐，我想放棄這裡的一切，想回歸以前的生活，想回臺灣。」我終於鼓起勇氣抬起頭直視對方的雙眼。

見我態度堅決，她丟下一句「我會告訴老闆你的決定」就請我出去了。

一踏出辦公室就見到楊米樂跟韓傲恩以及其他練習生幸災樂禍地看著我，我彷彿一則笑話，被眾人嘲笑。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當你站在金字塔的頂端，眾人就巴不得攀上你；當你跌落到谷底，眾人就對著你吐口水。

「寶寶，這不是你那位『前女友』嗎？」楊米樂窩在韓傲恩的懷裡說。

「什麼『前女友』？我看得上這種貨嗎？」話落，走廊上充斥著嘲笑聲。

我忍住淚水，從他們身旁走過。

「姐，我要回臺灣了。」我邊坐在公司提供的練習生宿舍裡收拾著行李邊用藍牙耳機和自家姊姊通話。

「……蛤？言琳安你發瘋啦？」她訝異地說。

「沒瘋。我是真的要回去了。我不想出道了，見過這世界的黑暗後我決定回到光明之地。」

「你這不是瘋是什麼！說什麼黑暗、光明的！」

「大概真的瘋了吧……姐，幫我跟爸媽說一下，我要回國了，這次不是假期，是要回國生活了。」

「……好吧，既然你這麼說，我會跟爸媽說，叫他們給你準備準備。你也是，既然要回來生活，就要準備一下轉學考，凌風高中等著你啊！」

「知道了。」我按下掛斷鍵，準備認真收拾行李。

「各位注意！今天有一位轉學生喔！」我站在走廊上，聽見班導在教室裡的說話聲。

接著他對著我說：「琳安你可以進來了。」

我戰戰兢兢地走進教室，我感受到眾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勇敢抬頭，勇敢直視大家。

不行！果然還是不行！為什麼！經歷了四年的練習生時光，為什麼大家都可以輕易地看向大眾而我卻沒法做到！

我忿忿地想著。

「好了！這就是你們的新同學——言琳安。」大家看見我的容貌後個個嘖嘖稱奇，尤其是男生。

「各位安靜，安靜！讓她自我介紹！」班導的吼聲壓過眾人的議論聲。

我接過老師的麥克風，「大家好，我是言琳安。之前生活在韓國，近期才返國。所以中文可能說得不太好，希望各位可以多多包容。」話落，臺下響起熱烈掌聲。

老師讓我坐在一個男生的旁邊後便開始講課。

我看著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一串串歷史筆記，我環顧四周，發現除了我以外大家都開始振筆直書。

我疑惑地問隔壁的男生：「那個……現在要幹嘛？」

那個男生一臉驚恐地看著我，「你不知道嗎？要抄筆記啊！老宋的歷史筆記不抄段考必死無疑啊！」見我仍是一臉疑惑樣，他又說：「哎哎哎！我先抄下來，下課再借你！」

課堂上我看著老師在講台上比手畫腳，像是在講故事一樣。

「好！今天的課就到這，下課！」我期待已久的下課終於來到。

「給你。」我眼睜睜地看著隔壁的男生把他手中的筆記本拿給我，見我又一臉疑惑樣，他笑笑地說，「你不是上課沒抄嗎？段考想不及格啊？」我看著那燦爛的笑容想起了人在韓國的韓傲恩，從前的他對我是這麼溫柔，一直都是。現在他變了，成了我不認識的「韓傲恩」。想著想著，一道溫熱從我的臉頰流下。

眼前的男孩驚慌失措地看著我流下一滴一滴眼淚，他慌張地從抽屜抽出兩張衛生紙遞給我，「那個……拿衛生紙擦一擦吧——」

「天呀！陳睿豪你怎麼欺負她啊！」一個女孩走了過來。

「不是，是她自己哭的。」

「但也是因為你才哭的吧！你做了什麼？」

我看著他們一來一往的對話，不禁破涕為笑。

「不是的，是我想事情想太入迷了。不小心哭了。不關他的事。」我急忙解釋。

「是嗎？琳安你好，我是陳芮恩，陳睿豪的雙胞胎姊姊。」

「啊！你好。不好意思，剛來的第一天就讓你們看笑話。」

「哪有！不過你是想到什麼才哭的啊？哭的這麼悲傷……」陳芮恩提出疑問。

「我前男友，他跟我之前的閨蜜在一起了。」

「他劈腿？」「他甩你？」不愧是雙胞胎姐弟，不僅異口同聲，想法也如出一轍。

「嗯算是吧……他跟我分手的第三天就跟我閨蜜再一起了。」

這是我第一次在其他人的面前說出這件事。不過我並沒有把整個過程告訴他們，也沒有完整告訴他們我之前的生活，畢竟這些事，愈少人知道愈好。

經過這次小小的誤會，我和陳姓雙胞胎成了好朋友。

而我也發現他們的小秘密，原來他們非常喜歡音樂。弟弟擅長編曲，而姊姊擅長填詞，兩人甚至將他們的作品賣給其他歌手。然而這件事他們並未讓家長知道，因為音樂是他們家的一大禁忌。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們的親生母親為了繼續她的歌手事業而和他們的父親離婚。因此音樂在他們家不准被提起。

不知不覺我已經回臺一年了，這半年間因為陳氏姐弟的陪伴，我漸漸忘記了之前在韓國的一切，但傷疤依舊在。今天我在社群上看到一則消息，是楊米樂和她的其他團員出道了。看見

這個消息的我見怪不怪，畢竟她們跟我是同一期練習生。不過我還是想哭的，看著昔日好友出道的消息我不知道該喜還是憂，我在夢想即將成真當下就因為自己失戀而喪失機會，我後悔著。

「怎麼了？」陳睿豪似是見我臉色凝重地看著手機而來關心我。

「沒、沒有。只是後悔當初為什麼沒有抓住實現夢想的機會。」我忍住淚水。

「要抱一抱嗎？」聞言，我撲進他懷裡，大聲地哭泣著。

「後悔沒有用，時間一直在前進，機會會再次降臨，你要向前看。當然消沈幾天也是可以的，畢竟人都有悲傷的時候。但是跌倒後必須站起來，這就是人的生存之道。」接著他又說，「琳安，你願意跟我們合作嗎？我們最近又寫完了一首歌，原本是想賣給其他歌手的，但是芮恩曾說她的歌詞主要是在描述友情，所以我希望由身為我倆最好的朋友的你來唱。」

「你怎麼知道我五音準不準呢？機會就這麼隨便給我的啊？」

他指了指我的手機螢幕，「你之前的閨蜜，不是她嗎？你之前和她一樣吧，是韓國練習生。」他指的是楊米樂。

我驚恐地瞪大眼，「你、你怎麼知道的？」

隨後他的臉在我面前瞬間放大，「別看我待在一類組，我在電腦方面也是挺有才華的，你不是知道嗎？所以要查到你的事，不難。只是看你每次說自己之前在韓國的生活總是避重就輕地回答，猜想你應該是不想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所以我就替你隱瞞到現在。不過這件事我沒有跟芮恩說，當時我是跟她說你在音樂課唱歌的表現挺好的，所以你應該可以。這件事她還不知道。」

我完全沒想到，自從我過去的事情被陳睿豪知道後，我跟他的關係變得愈來愈曖昧不明。

然而我開始期待與他的見面，這是喜歡嗎？我也不知道……

「言琳安！你在想什麼！」陳芮恩的吼叫聲把我從思緒中拉回現實。

「嗯？啊對不起，你剛剛說什麼？」

「哎……我是說，這一段歌詞，你覺得有不妥嗎？」

「你決定就好啊，你不是最擅長填詞的嗎？」

「可是——」

「我回來啦！琳安你看這個！你之前的經紀公司發了聲明說你的前閨蜜跟你前男友——」陳睿豪一手提著一袋零食另一手拿著手機走了進來。

「……」

當他後知後覺地發現這裡還有陳芮恩後，他愣了幾秒，隨即將零食放到她手中又開口：「芮恩你在啊，你先出去，我跟琳安講一下話——」

「講什麼？」她甩開陳睿豪放在她手中的零食袋，「你們、你們瞞了我什麼？」

「芮恩——」我想開口解釋，但她又再次出聲。

「言琳安！我們當初不是說好有秘密就要說出來嗎！我們不是好朋友嗎！還是，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她的聲音內夾雜一些哽咽，接著她便衝出房間。

「芮恩，不是這樣的——」我欲開口解釋，但陳睿豪拉了拉我的袖子搖了搖頭。

「抱歉，我不知道她在這裡。過幾天她應該就會釋懷了……」他把我壓進懷裡，抱著我說。

高三到來，我和陳芮恩依然沒有和好。不過陳睿豪依然在我身邊和我一起迎戰即將到來的學測。

我和陳睿豪步出考場的那刻，我看見芮恩背著背包低頭走出來。發現我的目光的她，抬頭直視我的雙眼，眼中盡是對我的不諒解。
見我和陳芮恩之間仍是一股火藥味的陳睿豪拉著我快速離開，我回頭看了她一眼，發現她正看著腳下的紅磚冷笑，和平常的她相差甚遠。

學測後，陳睿豪實現諾言。拖著我來到他租的錄音室，進門後，我發現還有我的一位「朋友」，陳芮恩。

「芮恩——」我弱弱地開口。

「言琳安！我不要聽你說！你安靜！」她大吼。

「陳芮恩！你不爽就不爽，大聲什麼！都這麼久的事情了，你還不能釋懷嗎！」陳睿豪吼道。

「陳睿豪！到底是我是你家人，還是她是你家人啊！護短這麼明顯的喔！」她諷刺地說。

空氣一度凝結。

「好了，來錄音。對了，琳安，錄完後我會把音檔交給唱片公司，我們去談談看，看能不能簽約。」陳睿豪又回到以往溫柔的模樣。

「喔……好。」

錄音過程中，我以為陳芮恩會瘋狂糾正我。但她沒有，反倒稱讚我的唱功很好，真假音轉換得宜，令我受寵若驚。

今天陳睿豪傳簡訊通知我今天要去唱片公司簽約。看著唱片公司大樓，我心中不免緊張。

見我神色緊張，陳睿豪拉過我的手捏了捏，「不要怕，簽約而已。之前他們說他們很滿意你。」

前頭的陳芮恩回頭看見我倆交握的手臉色又更加凝重。見狀，我立即抽開。簽約過程比我想像中和諧。

我跟著陳芮恩一起去廁所，決定藉這次機會跟她說開。

「芮恩！」她對我的叫聲不理不睬。

我伸手去抓著她的手腕，「芮恩，我們可以談談嗎？」

「沒什麼可談的。」她甩開我的手。

我又再次抓上她的手腕，「我知道你不想談，但我覺得這件事你該好好了解。」她瞟了我一眼，眼神柔和了起來。

見她願意留下聽我解釋，我便放開她的手，「當初，沒有把事實說出來是我的不對，但是我之前跟你們說的那些都是實話，我只是——」

「只是沒有全部說出來？言琳安，我把你當朋友，那你到底把我當什麼啊？」

「朋友，很要好、很要好那種朋友。其實我一直沒有說出來是因為不想要大家因為我曾是練習生而特別關注我，我不想因此被放大檢視。我也不想要大家過問我之前的練習生生活，因為那樣會再次揭開我的傷疤，我不想因此……再受傷了。」我愈講愈小聲。抬頭只見高我半顆頭的陳芮恩看我的眼神沒了先前的敵意，取而代之的是發自內心的歉意。接著，我感受到一股溫暖，她抱我了，嘴裡還說著：「對不起、對不起，不清楚前因後果就誤會你。嗚嗚嗚，對不起。」她靠在我的肩上痛哭流涕。

看著我和陳芮恩兩人手牽手走進會議室，陳睿豪臉上露出微笑。

簽約一週後，唱片公司便通知我需要去公司拍我人生中的第一部MV。我看著眼前的攝影機，發覺自己真的離夢想愈來愈近了。這個機會我不能再錯過，不可以了！因為這是我的夢想，不該因為其他原因而放棄。之前放棄過一次，那是不成熟的決定，過了兩年，我也該清楚這不是遊戲，不是可以隨便放棄的。這個機會要好好把握，下次可能就沒有了。

幾天後我收到公司安排給我的助理——昕宜姐的訊息：「安安，大概三天後公司會發布你的出道MV，發佈過後會給你安排小小記者會，替你增加曝光度。」

記者會當天，陳睿豪傳了訊息告訴我他會去後台找我，要我別動。

過了一分鐘我便見他穿一件襯衫和黑色西裝褲走來，那是成年後他一慣的打扮。

直到他在我面前站定後，我便聽見他開口：「琳安，我喜歡你。這份喜歡已經存在很久了，但我覺得你不該再次被愛情阻礙實現夢想的機會，所以我到現在才告白。琳安，你願意成為我的女朋友嗎？」聞言，淚水在我的眼眶中滾動。是呀！我的男孩是這麼地溫柔、這麼地善解人意。這麼美好的人，誰不愛呢？

我忍住想哭的衝動回答：「我願意。」話落，他將我擁入懷，靜靜地抱著我。我仰頭看向他，而我從他的眼中看見了自己。

眼見上臺時間到，我跟從工作人員的指示踏上舞臺，緊握手中的麥克風，說出：「大家好，我是言琳安，感謝各位蒞臨我的出道記者會。」

我看著台下的來賓熱烈鼓掌，心中不免感慨。從十二歲到現在，我等的就是這一刻，沒想到過程中竟然因為一個男人而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導致我現在才實現夢想。不過也因為中間的插曲，我才會遇到我的好閨蜜，以及我的摯愛。

夢想成真那天，我終於等到他對我說：我喜歡你。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在二戰時期美國做了許多實驗，其中有一個叫費城實驗。
軍艦在水中因地磁的影響會變成一塊磁鐵，所以特別容易被雷達發現。他們做的這些實驗就是要讓軍艦消磁和隱形。

費城實驗是用一艘護衛驅逐艦 艾爾德里奇號。

艾爾德里奇號在實驗時船身開始劇烈顫斗，開始出現許多綠色迷霧和藍色電弧，之後整艘船就瞬移到距離 600 公里遠的維吉妮亞州諾福克海軍基地然後又瞬移回到費城基地。

在船上的船員有的燒傷，有的消失，有得還和船體熔在一起。

在他們死後，其船長和船員到冥界後被冥界之王收入軍隊，駕馭冥界第一軍艦。

死後的船員和船長在死後進入冥府，船員們變成身高三米，且長著蝙蝠翅膀和獠牙的怪獸。而船長則和冥船合而唯一。但是怪獸們不可到陸地上。那艘冥船上配有二十門地獄砲，且因為和船長合體後有了靈魂可吞噬牠碰到的一切物質，且可以將牠吞噬的物質變為牠的一部份。

很快的，牠就已經集結了一師軍隊且稱霸海洋，戰無不勝。

美國軍方自從知道這件事後就不斷地發起秘密行動，想摧毀牠們，但他們的軍艦一到，他們的領海就會立刻被吞噬，所以遲遲不能把它們殲滅。

後來他們意識到要擊潰那股邪惡的力量，只有利用同樣強大的力量才能殲滅牠。

在軍事會議中：

「我認為我們應該再做一次實驗」其中一位官員說到。

「不 不 不，要是在做一次的話我們可能會在製造出一批一模一樣的怪物」
第二位說道。

「那該怎麼辦」

「不如我們請那幾個做實驗的科學家造一個足以摧毀牠們的武器吧」

「但牠們不是可以吞噬一切嗎」

「那該怎麼辦」

「還是請神界之人顯靈幫忙吧」一旁的老者說道

「就算這個方法可行，但要如何請牠們下凡」

「要是天神不行的話，也以可請東方道士出山一試」

「也是，我們還沒見識過東方那群老東西的強大」

「OK 就這樣吧，會議結束後我就派人去處理」

「好的，那麼會議結束」

在會議結束後，各官員都派各自的手下去中國、日本、台灣各地找尋道士且請回，他們一共請了九位道士，等道士休息好後他們就一起開始討論作戰計畫。

然後眾人擬定出的作戰計畫是：

1 首先其中三個擅長陣法的道士部陣，拖住怪物們。

2 另外兩個道士則運用道法，盡可能的殺死多一點怪物。 3 最後的四個道士利用他們研究的傳送法陣把怪物們傳送到平行宇宙。

他們事不宜遲，立刻開始行動。

在他們開始行動時美國還派遣了一批特種兵跟著他們，並適時地給與幫助。

以下是其中一位中國道士的親眼所見：

1966年6月6日清晨，行動開始，我與我的一位師弟和其他道士，一起搭戰艦到邁阿密，然後再搭軍艦到靠近百慕達三角洲。

1966年6月8日，已經到達百慕達三角洲了，但是船體有一些損壞，所以準備快速地解決這件事。

1966年6月8日下午，我和另外兩名道士各自搭乘直升機到冥船上方準備布陣，但是在直升機升空時有其中一台被導彈打爆，所以只剩下八位道士、三十名特種兵和二十名船員。

但因時間不多所以我就跟船上人說：「時間不多了，可以叫船長把船再開近一點嗎？」

當船靠進到離冥船只剩三十米時，我就使出我的殺手鐮楊魂法，讓怪物們非常痛苦困住冥船，但因為力道不足被陣法反噬以致昏迷。

怪物們全面進攻，就算我們再怎麼用砲火轟炸也只是被反彈或吞噬。「該死！要是當初不要做那麼多奇怪的實驗就不會有那麼多事了」我暗自在心理詛咒著。這時我和一名叫阿士的特種兵已經被逼到角落了。「我用法盾擋住他們，你用機槍往牠們頭上打。」我道。

十分鐘後：

「你的槍法真準」我說

「謝謝，不過我們這樣一直躲下去也不是辦法，畢竟船還是會沉下去啊」阿士說

「也是，還是我們搶一台直升機飛回最近的陸地？」

「我知道船頂還剩最後一台 Marine 1 戰鬥直升機，並且我也會駕駛」阿士說「好，這就走吧！」我說

我們走上樓梯但在我們在樓梯間看到三頭怪物，當阿士正準備開槍時，其中最大也最強怪物突然轉過身，並且露出那像劍齒虎一樣粗大且尖銳的獠牙朝我們奔來。

「慘了！是獨眼蝙蝠幹部，快跑！」我說

阿士邊跑邊說「你剛才說什麼？」

「你的長官沒告訴你吧，應該說他們也不知道」我說「其實這種怪物分為三等，第一等到第三等依序為 1 鬼蝠、2 魔蝠、3 獨眼蝠幹部，其中最強為獨眼蝠幹部，次之則是魔蝠，最後才是鬼蝠，而目前軍方只掌握了魔蝠的資訊。」

「我們殺的死牠嗎？」阿士道

「就算我的陣法殺不死牠也能重創牠。」我自信地說道

說完後我就拿出十幾枚古銅幣和符咒快速的佈了一個困陣，而阿士用機槍進行火力支援。

「蛤？子彈對牠沒用！」阿士不知不覺的已經將一梭子彈全部傾瀉到牠身上，但是在牠身上卻連一個凹孔都沒有留下。雖然子彈沒有傷到牠，但卻是削掉了點皮毛並且也成功的激怒了牠，牠張開血盆大口並且朝我們飛來。幸好阿士及時的扔出一顆手雷到怪物嘴巴裡，爆炸的力量炸的怪物的腦袋四分五裂，並倒在我們面前。而其他那群弱小的怪物就不再話下了。一路過關斬將到了 Marine 1 戰鬥直升機面前，在阿士的一系列操作後，直升機成功起飛，但正當我們準備升空時，兩支鬼蝠分別咬斷螺旋槳。

「～不～連最後一台直升機也沒了！」阿士慘叫道！

我拿起阿士的手槍打爆了兩隻怪獸的頭。然後我問阿士是否有其他的交通工具，阿士道：「可能還有一些小船吧？」事不宜遲我們找到了一艘快艇，並且利用纜繩將它連同我們一起放入海中。

「終於能離開這片海域並且上到陸地了。」阿士感歎道

「通知長官了嗎？」我問道

「已經把座標通知他們了」他一邊操作著電腦把座標發出，一邊回答道。

過了大概一小時後，一台救援直升機降落在我們不遠處，上面下來了幾名醫務人員來救治我們的傷勢。

回到總部後，我們向長官訴說我們的經歷，正當長官要把我們的經歷轉告給更高級官員，因為必須由更高級的官員才能啟動計畫。正是因為這通電話，美軍發射了核彈轟炸冥船所在地，並且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但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卻是在二戰時就已經不在人世。

妖怪大戰爭

「宇恩，起床了！」

早上的七點二十一分，床上還賴著一個男孩，他的名字叫徐宇恩。

「快一點，要遲到了！你今天不准吃早餐！」宇恩的媽媽在房外敲著門。

過了快十分鐘，神智不清的宇恩才背上書包，穿著皺巴巴的制服慢慢晃到家門外。

徐宇恩是一位四年級的小學生，就讀騎士國民小學，學校距離家路程僅僅有七分鐘，所以今天早上的情況其實可說是家常便飯。宇恩還有兩個分別是國一和高二的姊姊，說也奇怪，自從宇恩的曾曾曾曾祖父開始，每一代一直都是兩個姊姊加一個弟弟的組合。

餓昏了頭的宇恩像是散步似的慢慢走著，他一點也不想管遲到的後果，現在的他正在腦子裡奮力地和餓魔抵抗，想要控制那僅存一點點的意志力。

突然，他看到了救星！在電線桿旁有一顆糖果，宇恩幾乎是用衝的過去，如同光速般的把那五彩繽紛的糖果紙撕掉，並吃掉糖果。

「嗯，精神來了！」宇恩在心裡吶喊。

接下來，有精神的宇恩便開心地度過一天，直到——

「哇啊啊啊啊啊!!!!!!!!!!!!!!你是誰!?」開門進到房間的宇恩大叫。

「噓，你再繼續說話嘛，小心我吃了你！」那個咖啡色、黏呼呼的「物體」把看起來像是手的部位摀在宇恩嘴上，威脅道。「至於我是誰呢，我們就坐下來說吧！」接著，那個「物體」就把宇恩壓到床上，而自己則坐到宇恩的椅子上。

「我的名字叫尼帕，來自妖怪世界的善怪國。但是你不用害怕，我不是你們人類想像中的那種邪惡妖怪，我是善良的妖怪。」他在臉上露出一個燦爛的微笑。

「嗚…喔…窩覺得尼一顛都不想……山兩……乖……」宇恩害怕的抖到說不出話來。

尼帕看到宇恩害怕成這樣，先是無奈地嘆了口氣，接著說，「我就跟你說不用害怕了嘛，不然我把自己關進箱子，這樣我就吃不到你了。」他指著宇恩放在角落的箱子說。

接著，尼帕花了一段時間和力氣，把自己關進箱子裡。

「嗯哼。我覺得…你一顛…嗯哼，長得一點都不像善…良的妖…怪……」

「那就是我的特色了。在妖怪世界中，每種妖怪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超能力。我的超能力是變成對方害怕的事物，像你怕的是奇怪的外表，我只要以原型出現就好了。」尼帕悶悶的聲音從箱子裡傳出來。

「這樣算是哪門子的善良嘛！還有，你怎麼知道我怕奇怪的外表？」

「這也是我才有的能力。在宇宙中，每個生物頭上都有一條『恐懼線』，我只要把我的腰線跟你們恐懼線接在一起，我就看得到你們怕的東西了。」

「哇！好酷喔！」

「宇恩、晴恩、芸恩，吃飯囉！」媽媽叫大家下去吃飯了。

「哇，糟糕，我要去吃飯了，你會不會被發現啊?要我帶點東西上來嗎?」

「我們妖怪補充能量的方式是睡覺，不用吃東西，而且我向你保證，絕對不會有人發現我的，只有你才看得到呢!」

「只有我?」

「宇恩，快一點!全家在等你!」

「好，來了!」宇恩抱著滿腹的疑惑下樓了。

「呵~我先睡個覺好了!等等，宇恩，這裡面空間太小了啦!」

「帕尼?你還在嗎?」宇恩小心翼翼的把頭探向角落那個箱子，輕輕呼喚著。

「帕尼?欸等一下，他說他叫什麼名字啊，還是尼帕?」

「找我幹嘛?」一陣聲音從箱子裡傳出。

「徐宇恩，幹嘛尖叫?吵死了!」宇恩的大姊芸恩把頭探進宇恩的房間。

「糟糕，是大姊!」宇恩心裡暗叫不妙。「沒沒沒沒，我…外面剛剛有一隻老鼠跑過去啦!」

「吼，膽小鬼!」芸恩沒好氣的說。

「呼!帕尼你不要再嚇我了啦!你看我都吵到大姊了!」

「自己那麼膽小，還怪別人。你剛剛找我什麼事?」

「沒啊，就叫你起床，已經 19:30 了欸!」

「咦?啊，那麼晚啦?那我來告訴你剩下的事。」

「記得你今天早上吃的那顆糖果嗎?其實就是因為吃了那顆糖果，你才看得

到我們。」「我們是誰?」

「我們妖怪界。其實啊，我們這邊最近發生了一點事情。根據妖怪界的歷史記載，在西元 2003 年，也就是民國 92 年的時候，有一群自稱『薩爾斯』的生物襲擊我們妖怪界。當時第一次看到他們的妖怪家族都不知所措，幸好後來來了一個大救星。薩爾斯大軍來了三個禮拜左右，有名叫『徐象杰』的小男孩誤闖妖怪世界，當時大家都很擔心他會不會受傷，沒想到他卻拿了一個瓶子出來，那瓶子對薩爾斯大軍來說好像有什麼吸引力，他們全部都走到那個瓶子裡面，那裡面好像有異次元空間似的，竟然把他們全部關起來了。然後那個徐象杰就拿打火機把他們全部燒掉，後來薩爾斯大軍就都死了。」

「你說的…是 sars 吧?我聽我媽媽提過，說在 188 年前，有一場讓台灣很多人死掉的病毒流行。我曾曾曾曾祖父的哥哥好像也是死於那場瘟疫欸!原來他們連妖怪都攻擊，真是可惡。」

「唉，是啊。最近又有一群好像是薩爾斯近親的生物來攻打妖怪世界。宇恩，拜託你囉!跟我們一起去對戰吧!」尼帕裝出一副可憐樣對著宇恩說。

「喂!為什麼是我啊?你上街隨便找都有,就是不要找我啊~~」聽到要去見許多奇奇怪怪的妖怪們,宇恩嚇壞了。

「你知道那位徐象杰是誰嗎?就是你曾曾曾曾祖父啊!你祖父在打贏他們之後跟我們說,其實他是來幫哥哥報仇的。哥哥死於薩爾斯大軍的手裡,為了要幫最愛的哥哥,有一次在睡夢中來到了妖怪世界,他說他早就查好要怎麼消滅薩爾斯了,所以那天他才會自信滿滿的來找他們。據說啊,他之前在夢裡碰到了一位天使,好像就是那個天使告訴他要怎麼打敗薩爾斯,瓶子也是天使給他的喔!」

「那又關我什麼事,你可以去找我姊啊!」宇恩還是不想去。

看宇恩還是堅持不去,尼帕只好拿出殺手鐮了。「而且啊,你曾曾曾曾祖父還跟我們說,之後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去找他的曾孫,不然他『偶爾』會讓我們妖怪來拜訪你喔~~」尼帕得意的說。

「好...啦,不過你要保護我喔!」「我儘量!」

接著,一陣風吹起,把宇恩和尼帕吹得四腳離地。

不久後,他們雙腳回到了地面,眼前是一片金光閃閃的世界,仔細一看,這些都是絢麗奪目的金幣呢!

「哇嗚!這裡好漂亮喔!」

「歡迎來到妖怪世界!這裡是我們的村落。啊!你腳下的這些是金幣沒錯,你如果打贏了,我們可以讓你帶幾塊回去做紀念喔!前提是,你要打贏新來的法爾斯大軍才行。」

「這裡怎麼一個人都沒有?」

「他們都去對抗法爾斯大軍了。來!走這邊。」

他們走到一座由金條砌成的城牆前。尼帕把手伸出來,在唯一一快銀條上敲了三嚇,城門便緩緩打開。出現在門後的,是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妖怪,有一顆圓滾滾的藍色小球、瘦瘦高高的紫色妖怪、正從身上流出紅汁的橘色妖怪,還以多到數不清的妖怪們。對面有一些看起來像河豚的生物,圓圓的,發出閃亮的白光,身上卻有一根根尖刺,那應該就是法爾斯大軍了,只是,他們每個人都拿著一根三叉戟啊!

尼帕現在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先敲敲自己的右大腿,再捶捶自己的肚子,接著戳戳自己的右臉頰。意旁的宇恩見到了,問:「你在幹嘛?」

「這是我們妖怪界獨特的溝通方式,我剛剛跟他們說我們的救星來了。」接著他又戳自己的左臉頰,突然妖怪們齊聲大吼「衝衝衝衝啊啊啊啊!!!!」接著那隻正從身上流出紅汁的橘色妖怪往對面噴射出一堆紅色液體,被噴到的法爾斯們皮膚上都起了紅疹,並退到後面去,接著法爾斯大軍大吼了一聲,便往妖怪這邊衝來。沒有任何特殊技能的宇恩,看著大家在面前殺來殺去,只好跟著尼帕走,尼帕帶他到剛剛那些起紅疹的法爾斯前面,先是向妖怪們叫了聲「卡布!」,接著仔細地端詳眼前這隻生物。那隻法爾斯還努力撐起身子,對他們揮揮自己手上的三叉戟,不過揮了幾下就沒力,重新躺回地上,接著一隻長得像花朵的妖怪從

妖怪群中滑了出來，尼帕向地上的法爾斯點了一下頭，卡布立刻會意，朝著法爾斯的臉吹出一些白色粉末，接著他倆都沉沉睡去。

「這就是卡布的能力，不過這也要付出不少代價，他大概還要休息一兩小時才醒來，而這隻法爾斯則是長眠了。」尼帕輕輕地說出這段話。接著，尼帕的手往法爾斯頭上探去，像是握著什麼一般，將它帶到自己頭上固定。接著尼帕就變成了一灘水。

宇恩想起尼帕說它可以變成人們害怕的東西，立刻就想通這就是法爾斯害怕的東西，於是他用雙手捧起了一灘水，接著尼帕便恢復原型，只是肚子少了一塊肉。

「尼帕，快，帶我回人類世界！」尼帕閉起眼睛，深吸一口氣「準備好了嗎？」他們雙腳離地，接著降落在宇恩的房間裡。宇恩把筆筒的筆都倒出來，將手上那灘水倒進去，說：「現在半夜十二點…尼帕，我們去我爸的實驗室分析這液體的成分！」

他們來到了實驗室，宇恩把筆筒裡面的液體倒入其中一台機器，並且跟尼帕說：「尼帕，你去外面把風，有狀況跟我講！」

「遵命，宇恩大人！」接著他就踩著軍人的步伐出去了。

「欸，什麼宇恩大人啊！好了，我得專心了。」

十分鐘後，宇恩嘴裡喃喃念著，「氯化氫……氧化汞……佛手柑……魔莉菊……企泳？這什麼？尼帕，過來一下。」

「企泳啊，嗯~」尼帕發出耐人尋味的長嘆。

「這什麼？」

「哎呀這個，嗯…你先做別的好了，我等一下再告訴你」尼帕故作神秘不說。

「喔……」

半個小時後……

「尼帕，這邊都好了，差那個『企泳』」

「那我們回去囉！」

「咦？等一下，『企泳』還沒加欸！」

「那個你在這裡是找不到的，不如先回去吧！」

回到妖怪世界，只剩下幾隻妖怪跟法爾斯在作戰而已，剩下的死的死，昏的昏，現場一片哀鴻遍野。

「加油，宇恩！」

「噫噫噫噫噫？你不去了嗎？」手裡拿著超大瓶調配完液體的宇恩問。

「最後一項材料是要從你身上拿到的，拿出勇氣去面對他們吧！」他指著只剩下大約十來隻的法爾斯。

宇恩抱著液體，勇敢的轉向他們，這時液體突然散發出耀眼的金光，頓時，宇恩明白了。

「啊啊啊啊啊啊!你們這些壞蛋去死吧!」說完，宇恩奮力把手中大瓶子內的液體往法爾斯們潑去。接著法爾斯們都露出恐懼的神情紛紛閃避，但液體還是毫不留情地往他們流去。接觸到液體的法爾斯們都倒下，身上的光澤不再閃亮，尖刺不再嚇人，圓滾滾的身體開始萎縮，最終消失不見。

「原來，企泳就是勇氣啊!我怎麼從來都沒想過要倒過來念呢?」宇恩堆起滿臉笑容轉身面對尼帕，但尼帕卻面色凝重地望向地板。

宇恩順著尼帕的視線看過去，卻看到妖怪們昏死在地上，毫無生氣。

此時，天上降下了奇蹟!

白雲間透出了金光，灑落在妖怪們身上，妖怪們被這樣的魔光照射，一個一個都醒了。大家先是露出疑惑的表情，接著看到沒有任何一隻法爾斯的時候，漸漸露出了微笑，接著是瘋狂的燦笑，大家都超開心的!

接著，妖怪們把宇恩丟向空中，讚揚著這位拯救世界的英雄。

後來，宇恩常常過去妖怪世界找妖怪們，大家也非常喜歡這位來自人類世界的小孩。八年後，成年的宇恩向家人告別，前往妖怪世界當他們的國王，從此幸福快樂的生活著。

春秋修仙

在春秋地界，修為分為元聖、地聖、天聖、蒼穹聖四個境界。每個境界又分為五個小境界，分別是初期、中期、後期、巔峰、圓滿。

春秋地界有著十二大流派相互爭鳴，其中有老子主持的道家、墨子主持的墨家、孔子主持的儒家、李悝主持的法家、許行主持的農家、扁鵲主持的醫家、陸壓道人主持的兵家、各路散人聯合主持的小說家、鄧析主持的名家、還有實力極其恐怖、至今還沒見到此兩大流派出面的鬼谷子的縱橫家和鄒衍的陰陽家。而最令世人忌憚的是雜家，雜家在百萬年前橫空出世，實力強橫無比，陸壓道人所率領的兵家被雜家老祖滅派，陸壓道人重傷隱世，兵家僅剩禽滑釐、以及他的師兄玄黃兩名弟子存活，隨後禽滑釐加入墨家，而玄黃則加入道家。次年其他十家紛紛派出強者，這才將雜家打壓，但也只是平分秋色。

第一回 以一敵三

墨家分為四派，如今禽滑釐已是墨家的四派首，修為是地聖圓滿，墨家師組墨子下落不明。正在心中嘆道：「如今墨家因為師祖失蹤而一厥不振，派內更是分崩離析，這樣該如何是好？」而後墨家弟子墨韻前來報告：「師傅，弟子方才探到師祖的蹤跡！在槐安東林。」隨後二人便前往槐安東林，追尋師祖蹤跡，到了槐安東林，墨韻看向四周，疑惑道：「這裡比以前還要陰森。」禽滑釐大叫：「我也覺得有些不安，不好！快撤！」說時遲那時快，有一個人從樹木後面走出來，說道：「既來之，則安之。」禽滑釐看著他說道：「雷古，沒想到是你們小說家搞的鬼，既然你來了，那其他人……」說罷又有兩位修為與禽滑釐相同的人從樹木後面走出來，分別是冥神和散霄。雷古笑道：「我們小說家雖是散人，但拿下現在的墨家綽綽有餘了。」禽滑釐看著眼前的局勢，轉頭對墨韻說：「你先回墨家搬救兵，我留下來殿後。」墨韻聽完便快速飛走。冥神笑道：「你還有閒心顧忌別人？」說罷操控兩隻真元大手向禽滑釐攻去，禽滑釐操控身後四個機械臂擋下真元大手，冥神拍手道：「不愧是以機關為主的墨家，不過你以為這樣有用嗎？」說罷雷古手握雷錘飛過來，打向禽滑釐，禽滑釐向後滑行數尺，堪堪用機械臂擋下這一擊。隨後禽滑釐手上出現三個快速旋轉，散發出紫光的飛刀，像雷古射去，雷古往後飛，但閃躲不及手臂被砍下一條，連連哀叫。雷古忍著傷痛使出九霄雲雷天，散霄也使出扶遙直下，二人夾攻重創禽滑釐，禽滑釐怒道：「機關獸•血殺利割！」他身旁出現五把旋轉的血鐮刀向三人飛去，散霄重傷倒地，其餘二人則避開，禽滑釐心裏暗道不妙，因為自己體內的元力已消耗過半，準備撤退。雷古怒道：「你斷我一臂竟還想跑，真是可笑！」說罷便舉起雷錘，召喚數道雷擊攻向禽滑釐，禽滑釐大叫：「墨家機關術•機關外骨骼！」說罷他的身上浮現由頂級礦石鑄造的盔甲，身後四條機械臂張開防護罩擋下這一擊，冥神也使出百鬼夜行，禽滑釐左閃右躲，在千鈞一髮避開。雷古說：「可惡，人字壹字訣•鎮！」禽滑釐被一股力量擊飛，他心裡暗道：「不好，這樣會被擊落

懸崖。」大喊：「速度型態！」他的盔甲化為一雙翅膀。冥神看到，喊道：「別想跑！冥術・幻影霧魂！」禽滑釐冷哼一聲：「再見了。」可是他發現自己身處迷霧幻境，無法脫困而出。忽然，在迷霧中，他面前出現一道黑影，他定睛一看，大喜道：「師祖，您竟在此處！」那道黑影正是墨家師祖墨子，在幻境中禽滑釐和墨子並肩走了一段路後，墨子問：「如今墨家局勢如何？」禽滑釐道：「如今墨家派內分崩離析，為首的大派首和二派首已經主張要離開墨家了。」墨子怒道：「可惡，這群不孝子孫，等我一下，我先去前方探一探情況。」說罷便快速飛走，禽滑釐追了一段時間後，疑惑道：「怎麼師祖不見了？不好，可惡的小說家，竟然用幻境製造師祖的幻象！」話音未落，四周鑽出無數隻鬼魂攻向禽滑釐，他只能佈置防禦陣法擋下。但不久便擋不住了，這時突然有人出現，那神秘人張開雙手，隨後一道紫光在降在禽滑釐胸口，不僅替他療傷，還助他突破天聖中期，當禽滑釐醒來時，身旁早已空無一人，禽滑釐笑道：「這力量竟如此強悍，哈哈，有這股力量把墨家重新帶回巔峰完全不是問題。」說罷便釋放威壓，鬼魂紛紛灰飛煙滅。

在外面，控制幻境的冥神察覺古怪，疑惑道：「我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在幻境中醞釀。」雷股問道：「難道是禽滑釐？」冥神到：「不知到，我還無法完全感知幻境內的情形，不如我們現在進入幻境，殺死禽滑釐。」雷古先衝進去，散霄吞下幾顆回復丹藥後便和冥神一同衝入，雷古率先發現禽滑釐，怒道：「禽滑釐，果然是你，沒想到你竟然還沒死。」禽滑釐笑到：「沒錯，我沒死，但是你們……」說完便釋放威壓攻向三人，雷古大驚失色：「這是屬於天聖的威壓！」轉頭對其於二人說：「一起出手，不然都得殞落在這。」三人合力出手，但仍不敵禽滑釐，冥神吐了一口鮮血，道：「硬拚吧，總比都死在這邊強。」說罷便動用所有幻境之力召喚一副碩大的骷髏頭，向禽滑釐衝去。禽滑釐冷哼道：「雕蟲小技，機關召喚獸！」說罷機關獸向骷髏頭撲去，炸毀骷髏頭。禽滑釐說道：「結束了，墨家魁儡術-赤密技-百機操演！」就在禽滑釐說完這句話後，他周圍出現上百隻機關獸向他們三人衝去，一到他們面前就立刻自爆，冥神和散霄直接被炸死，雷古見狀，急忙燃燒修為逃跑。

第二回 九天秘境

禽滑釐回孤竹國養傷數千載，終於回復到巔峰時期。為了提升修為，他來到九天秘境，九天秘境常年開放，裡面有無數秘寶和資源，吸引諸多修仙者到來，但想真正進入秘境，必須得到九天秘境的認可，平均每一萬年才有一人通過。禽滑釐一到，就聽到有人說：「這都多少年了，竟然沒有一個人通過。」另一個人感嘆：「九天秘境，不愧是最難進入的秘境。」禽滑釐到達入口，他的身上突然閃出光芒，是九天秘境正在檢驗。須臾之後，門口的石碑發出聲音：「合格！」隨後兩道石碑中間便出現一個傳送門，大家驚呼：「天選之子！」隨後禽滑釐便被吸入秘境。在秘境的一重天會給進入者一個綜合評分，正式確定可不可以闖關，禽滑釐站到一個機關門中間，機關門檢驗後，說了句：「極品！」說罷便打

開傳送門。接下來每上一重天，壓力便是上一重天的數倍，但裡面的寶物即祕笈也越來越稀有，在禽滑釐到達第八重天時，在他面前出現一位獨眼老者的投影，老者開口道：「小伙子，想上第九重天得通過我的試煉。」禽滑釐笑道：「來吧！」老者微笑道：「真爽朗，不過我可不會因此手軟！」說罷周圍環境的溫度及壓力都增大數百倍。禽滑釐臉上呈現痛苦的表情，突然身上的神秘殘卷飛了出來，禽滑釐見狀便坐下修煉，神秘殘卷上的神秘煉體訣也自行催動起來，經過三天三夜的修煉，老者疑惑到：「這都過三天了，怎麼沒有一絲痛苦的表情，太奇怪了。」此時禽滑釐修煉完成，禽滑釐樂道：「在前輩這樣的環境下煉體，成效極為顯著」。老頭道：「你通過我的試練，我給你倆把聖器。」說罷便拿出一把劍和一把槍，說道：「這是星辰劍，乃是先天聖器，另一個是混沌吞天槍，是我的本命聖器，好了，我這絲殘魂也要消散了。」說罷老者便消失了，禽滑釐也被一股力量帶到秘境外。

第三回 飛升聖界

禽滑釐煉化這兩把武器後，修為已達天聖圓滿，一出九天秘境，禽滑釐便釋放氣息，引天雷來渡雷劫，禽滑釐使用雷劫來煉體，但是煉體到重要環節，雷劫卻減弱了幾分，禽滑釐暗道不妙：「馬上就要踏入聖體了，不要關鍵時刻掉鏈子啊。」他便飛上天上對雷劫挑釁：「你過來啊！」雷劫聽到，威力瞬間增大好幾倍，重重劈在禽滑釐身上，禽滑釐即時張開防護罩，差點沒撐過去，但經過雷劫洗條後，體內元力更加精純，修為更是達到蒼穹聖中期。隨後禽滑釐便創立俠派，師兄玄黃和師父陸壓道人也紛紛加入俠派。玄黃給禽滑釐一顆蒼穹造化丹，此丹可令蒼穹聖提升一個小境界，禽滑釐服下後，更是一舉到達半步蒼穹聖巔峰，百萬年以後，俠派已有數十位蒼穹聖，在春秋地界，俠派已成為第一大宗門，其他十一家的老祖像孔子、老子、鄒衍紛紛加入俠派，都各得到一顆蒼穹造化丹。後來禽滑釐閉關時得到戰神之刃，花費上億年才感悟其中奧秘，但感悟後，他也領悟三千大道中所有的大道，並習得如何融合大道。

春秋元年，第參百伍十肆億陸千零柒十萬零參元年，俠派統一南蠱之鄉、極西命族、極東風暴之域、極北雲紋天界，成為這片大陸上，最頂尖的門派。派首禽滑釐在三千萬年後渡造化聖雷劫，成功成為造化聖，飛升聖界。

不一樣的聖誕老人

你相信有聖誕老人的存在嗎?你覺得聖誕老人一定是位老人嗎?你認為他會怎麼進入你家裡，把禮物偷偷的放到聖誕樹下?聖誕老人只有聖誕節有工作嗎?其實聖誕老人可以是位年紀輕輕的青少年!在 2022 年的聖誕節就發生這樣的事。

「孩子啊，過來我這裡。」

「怎麼了爺爺?」

「我這個老骨頭已經動不了了，如今我已經無法再次在聖誕節送禮了，我希望你可以接下這個職務。」

「我?為什麼是我?」

「因為你的父親在你母親生下你之後就離婚，娶了其他的女人，你的母親十分的傷心，在離婚後兩年就自盡了。」

「這個我知道，但為什麼不是舅舅或阿姨來擔任?」

「你應該知道自從你的母親自盡後，舅舅和阿姨都出去外地工作，我連絡不到他們。弗雷(我的名字，全名叫弗雷·布朗)，我知道你不想這麼快就當聖誕老人，但沒有時間了!我必須讓你在這次聖誕節去送禮，我已經把大部分的方法都教你了。」

「好!我了解了，已經五點了，我要去工作了。」

「好，路上小心。」

我怎麼也想不到在我十七歲這年我就當上聖誕老人，我不希望被滿滿的行程綁住，但爺爺老了，也只有我可以勝任。

「弗雷你來了啊，快點準備吧，要開店了!」

「好!」

我是一家位於我家附近的餐廳裡工作，每天中午十一點半到三點、晚上五點半到九點我會待在餐廳裡擔任服務員，賺取生活費。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在中午十二點和晚上六點的時候會是人潮的高峰時段，客人們一直點菜，廚房也一直叫我們拿飯給客人。

「這是凱瑟琳小姐的澳洲牛小排和海瑟先生的戰斧牛排。」

「謝了，弗雷。」

海瑟一家人是這家店的常客，他們時常會帶著十三歲的女兒來店裡吃飯，他們記得店裡所有人的名字。

終於到了晚上九點，結束一切的工作。每次結束累人的打工我都會到床上大睡八個小時，睡醒就會後去進行體能訓練，我會先晨跑八公里當作熱身，如果要當聖誕老人需要有強壯的體格，這樣才能抬起很重的大袋子。熱身完就開始進行伏地挺身和仰臥起坐，做完體能訓練後休息一小時後再進行兩小時的魔法練習，

我們必須學會魔法使自己能在緊急情況中逃脫。在早上十一點時我又要趕快出發到餐廳裡工作。

終於到了聖誕夜前一天，我把準備好的禮物都放進袋子裡，確認每一位孩子的願望都記錄在手機的記事本(我沒辦法記住每位孩子的願望，所以我只能使用手機把它紀錄下來)，練習發送禮物有可能會使用到的咒語…。

到了聖誕夜的凌晨十二點。

「爺爺，我要出發進行我第一次的聖誕送禮了。」

「好，路上小心。」

在施展一連串的咒語後，我被傳送到了第一個小朋友的家。

「啊!忘了要先隱形，免得被別人看到。」

我急忙的施展咒語，深怕有人突然開門走進來，還把我當成小偷。

「好，隱形了!第一位小孩是卡文，他想要…一把新的玩具槍。」

我順手從袋子裡拿出一把包裝好的玩具水槍，悄悄的放到聖誕樹下，最後往旁邊的聖誕襪放糖果。

「好了!解決一家。」

我再次施展咒語使自己傳送到另外一戶人家。

「下一位是…凱瑟琳!」

我當看到這個名字我覺得非常驚訝，想不到她年紀這麼大了還在跟聖誕老人許願，平常看她都是位很成熟的女孩。

「好吧，她想要…」

我話都沒說完，我就被一條長線絆倒，雖然我迅速站了起來，但我還是可以聽到有人從樓梯上跑下來的聲音，突然凱瑟琳衝進房間然後大喊。

「終於抓到了!」

我十分的慌張，慢慢地往牆壁的方向移動並施展咒語，但一不小心踩到一隻狗的尾巴。

「旺!旺!」

「『培森』怎麼了?難道是有誰在那裡?」

凱瑟琳轉身面向我並慢慢的走過來，當他伸手快要碰到我的面前我剛好把咒語唸完，下一個瞬間我被傳送到一位抱著小熊的小男孩旁邊。因為我現在還處於隱身狀態，所以小男孩還沒發現我。

「聖誕老人真的會出現嗎?也許我要再等幾分鐘，他才會出現。」

我從口袋拿出一團藍色的粉末，把粉末輕輕的吹到男孩的臉上。

「怎麼突然好想睡覺?我不…不能睡著，不然就看不到…喝~。」

小男孩說著說著就抱著小熊睡著了，我也拿起手機確認小男孩的願望。

「他是『卡爾』，他希望…」

當我看到他的願望的瞬間，我有一股溫暖的感覺湧上心頭。他希望可以見到聖誕老人一面，他想要親自跟聖誕老人說謝謝，因為聖誕老人在去年送給他一直

夢寐以求的遊戲卡。這大概是我見過最窩心的事了，但去年是爺爺送禮而他現在正臥躺在床上，所以我決定寫一張卡片給這位支持我們的小男生。

「謝謝你，你讓我覺得很窩心，但我恐怕無法跟你見面，因為…」

當我把卡片當作禮物放在聖誕樹旁，還多送他一份巧克力。

「好了，準備去下一家了！」

當聖誕老人真是累人，我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把所有的禮物送完，現在只剩凱

瑟琳還沒收到禮物。

「她應該已經睡著了吧？」

我再次回到她們家的客廳，悄悄的走到聖誕樹旁。

「旺！」

凱瑟琳的狗又再次對我叫，可能是聞到我的味道了。但我可是有備而來，我迅速的從口袋中拿出藍色的粉末，往小狗的臉上吹，不過多久小狗就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了。

「終於讓小狗安靜了，來看一下凱瑟琳的願望是…」

「呀!抓到了！」

凱瑟琳突然從聖誕樹後面跳出來，還抓住我的手、踩住我的腳。

「過了這麼久，我終於抓到聖誕老人了。」

我把手上殘餘的粉末往她的臉上吹，但她帶著口罩沒辦法吸入粉末。

「你把什麼東西吹到我臉上！」

接著她用手摀住我的嘴巴。

「快現形!我都抓到你了，就不能讓我看一下你的樣子嗎？」

「好好，如果我解除隱形後你就不能抓著我。」

「好我答應你，別再拖拖拉拉了！」

我開始施展咒語來解除隱形。

「弗雷!你是聖誕老人，不是吧?你不是在餐廳裡工作嗎？」

「對阿，但到了聖誕節我就必須當聖誕老人，從今年開始。」

「什麼意思是『從今年開始』，聖誕老人不是都同一個人嗎？」

「每隔一段時間老聖誕老人就會把工作交給年輕人，我爺爺在今年年初時把聖誕老人的職位交給我。」

「所以你不是之前我想抓的聖誕老人囉？」

「對，我不是，那是我爺爺。我說完了，可以放我走了嗎？」

「不行!我要跟著去。」

「去哪裡？」

「去送禮物啊!我從之前就好想跟聖誕老人一起送禮！」

「但我送完了，你是最後一家了。」

「那就帶我回你家，我想見見『舊』聖誕老人，而且我也想坐聖誕老人的雪橇！」

「我們沒有雪橇，我們是用魔法傳送進房子裡，『聖誕老人搭雪橇』這件事是別人捏造出來的，雖然我們有養馴鹿拉…」

「是這樣嗎！那至少我可以去你家看看嗎？」

「呃…」

現在我已經被她看見了，而且我還沒學會消除記憶的魔法。如果我把她帶回家，也許爺爺有辦法消除她的記憶，讓她忘掉這一切。

「好，我可以帶你回家，但你必須保證你不會說出剛才我說的任何事情。」

「嗯！我剛才什麼都沒聽到，快點吧！」

我再次念起咒語，下一秒我就被傳送回我家門前。

「跟我走。」

我從口袋中拿出鑰匙，打開大門後往左邊的樓梯往上走到二樓，最後再走進最裡面的房間。

「爺爺，我回來了。還帶了客人來。」

「您好。」

「喔，你好啊孩子，我已經躲了你陷阱躲了三年了，但看來我孫子還不會躲陷阱。」

「您真的就是聖誕老人！我從好久以前就想見你，但我以為你是一位胖胖的老爺爺，想不到你的身材這麼壯碩。」

「當聖誕老人要有很多訓練要做啊，往好處想，我直到去年都很健康。」

「凱瑟琳，你先出去吧，我想跟爺爺聊聊。」

「喔，好！那我可以在附近逛逛嗎？」

「你去吧。」

凱瑟琳開心地跑出門外。

「爺爺，我把她帶回來是想要你幫我消除她的記憶，因為…」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覺得不需要把她的記憶消除掉。」

「為什麼？」

「你想想你奶奶。」

「她已經過世五年了。」

「我知道，但你想想看，當初我也是一直被你奶奶抓到，最後我就寧願帶她回家，並娶她為老婆。我覺得那位女孩也可以當你的『聖誕老婆婆』。他們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和行動力，而且她也有一顆善良的心。」

「不要這麼說啦！」

「反正我看的出來，其實她也很喜歡你。嗯…。現在還不是這種喜歡(愛)，但以後絕對是的！」

「隨便你。」

「至少這次你就帶她出去送禮！」

「好的，爺爺。」

我轉身開門，但一打開竟然看到凱瑟琳在門口偷聽。

「啊~~~!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你去休息吧，我載你去我們的花園。」

我們走回樓梯，然後下去一樓，朝背對大門的方向走到玻璃門。

「玻璃門後面就是了，我去幫你準備吃的。」

「弗雷。」

「怎麼了？」

「我想問我是不是真的可以跟你一起送禮？」

「可以啊，畢竟我爺爺都說了…」

「你不是說已經送完禮物了嗎？」

「是啊，已經送完這個時區裡的每一戶人家。但還有下一個時區必須去送，盡量控制在凌晨一點半到兩點半送完。」

「那什麼時候出發？」

「你準備好，我們就出發。」

「那我準備好了，我不需要休息。」

「好喔，那你等我一下，我先去準備禮物。」

我走到裝禮物的倉庫，把袋子裝滿禮物後才出來。

「好了嗎，要出發了吧？」

凱瑟琳已經在倉庫前等我了，我很少看到她這麼期待的樣子。

「可以出發了，握著我的手，我要開始唸咒語了。」

說完後我就開始施展咒語，下一秒我們就被傳送到了一間有錢人家。在大廳的中央有個兩樓高的聖誕樹，聖誕樹旁還放許多畫作當裝飾。

「好，我們必須先隱形，不然會被別人發現。」

我再度施展咒語，使我們兩個都進入隱身狀態。我拿出手機查看這戶人家的聖誕願望，然後從袋子裡拿出禮物，這時凱瑟琳問我說。

「弗雷，可以讓我試試看嗎?我想當當看聖誕老人。」

「嗯，可以啊，這是那位小孩的禮物，一台遙控飛機。」

「謝謝!」

但當她踏出第一步時，警鈴聲響起了。

「凱瑟琳，快點!」

我帶著她跑到聖誕樹前，匆匆的放下聖誕禮物。

「是哪位該死的小賊?竟然跑來本伯爵家?」

一位穿著睡衣的男子跑了出來，還在我們旁邊謾罵叫囂。

「弗雷，快走!不是可以瞬間移動嗎?」

「不行!他會聽到的。」

「誰在我旁邊!」

他突然拿出獵槍，往我們的方向指，嚇得我一動也不動。

「老爸，怎麼了?你怎麼拿著一把獵槍啊!你的孫子還在睡覺欸!」

另一位男子從旁邊走出來。

「你閉嘴，我覺得有小偷闖進我們家了。」

「沒有東西啊老爸，有可能只是老鼠不小心碰到警備系統了，每半年都會發生一次。」

「我們家沒有老鼠，我已經請了新管家了，所以絕對沒有老鼠！」

趁他們在吵架的時候，我立馬用魔法變出一隻小老鼠，再讓他碰到警備系統。

「老爸你看，就只是一隻小老鼠而已，不要這麼大驚小怪。」

「真的是，我要開除這個管家。」

我悄悄的走到凱瑟琳身邊，握著他的手施展咒語，接下來我就傳送到一間臥室。臥室裡有一個床，聖誕樹就放在床頭旁，床上睡著一位大人和小孩。

「喝~喝~喝。我…我快要嚇…嚇死了。」凱瑟琳坐在角落說。

「對啊，我必須習慣這樣，以後還會再回到那個伯爵家。」

當我拿起手機確認這家小孩的名字後，我嚇到把手機摔到地板上，跪倒在地上。

「怎麼了弗雷，趕快把手機拿起來。」

「不會吧，我要確認一下。」

「什麼嘛，那我幫你撿起來。」

我站了起來，走到床邊。

「弗雷，這個人的姓氏也是布朗，你跟他是什麼關係？」

「因為他是我同父異母的弟弟，這名大人就是當初拋棄我媽的人！」

我從袋子裡拿出禮物。

「這種人的小孩不配有禮物！」

我開始大叫並撕開禮物的包裝紙，把裡面的禮物拿出來摔。

「弗雷，你瘋了是不是！這位小孩是無辜的，不要牽扯到他。」

「哪裡無辜？他就是那個糟糕老爸的小孩！，他害我的母親投河自殺！」

「冷靜點！」

「別叫我冷靜！」

「是誰！」

有個聲音從我背後傳來，下一秒我就被一根木棒狠狠打到。

「吵吵鬧鬧的，吵醒我兒子，到底是誰不要躲了！」

當我爸說出「兒子」這兩個字，我就陷入極度憤怒之中，就是快要發瘋的程度。我瞬間解除隱形，並且撲向眼前的「父親」，開始對他拳打腳踢。

「你這個人，給我死！！」

「弗雷，不要！」

凱瑟琳抓住我的手，然後拿起我掉落到旁邊的紀錄本(紀錄魔法咒語)，並施展咒語讓我們傳送回我爺爺的床旁。

「孩子們，你們怎麼回來了？」

我開始怒吼，然後一直打旁邊的牆壁。

「你這個不該活著的老爸！」

結果爺爺走到我身旁，抓住我的手說。

「孩子啊，當我看到你爸的時候我也很生氣，但你不能因為這樣而攻擊他。」

「為什麼不行！」

「畢竟錯誤的不在那位小朋友身上，你想想看假如我看見他，我會不會生氣？」

「你一定會生氣的！」

「那我有因此不送禮物給那一位小孩嗎？有時候你必須敞開心胸，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但那是你啊，我沒辦法像你一樣能收能放。」

「不會的，你在餐廳裡的時候是可以能收能放的，有時候你會遇到某些很令人頭疼的客人，你也是可以心平氣和的回答他們阿。我相信你是絕對能忍住這口氣，好好完成你的工作的！」凱瑟琳說。

「沒錯，我們回去吧，這次我也陪你去。」爺爺說。

我起身跟著爺爺和凱瑟琳出發回到我爸爸家，現在他正在跟老婆和孩子解釋發生的事。這時爺爺竟然沒有隱身就走到他們面前。

「晚安了，各位。」

爺爺說完就把粉末吹到這家人的臉上，並施展咒語。

「孩子啊，現在你去發禮物吧，而且還要寫一張小卡片給他，表示你的歉意。我現在就把它們搬回床上。」

我開始動筆寫卡片，我邊寫邊說。

「謝謝你，凱瑟琳，你真的像爺爺說的一樣有一顆非常善良的心。」

「這麼說我會害羞啦。」

「你以後還要不要一起送禮物？」

「那當然好啊！」

我看著眼前的女孩，她真摯的眼神讓我心中的波濤逐漸拍打出柔和的旋律。

「好了，卡片寫好了。我們準備去下一家了！」

凱瑟琳握著我的手，再次，我唸起咒語。

啟程。

高中小說

我們是夢蝶，追虛尋實，在-196℃的現實中，尋找自己的最後一絲溫暖。

追虛尋實

「你……是不是很想要從虛幻中尋找真實？」

少女的這句話，讓少年愣住了。

這天是如往常一樣的社團時間。這位少年，煌文羽，手裡拿著自己最珍惜的相機走在校園裡。今天的作業是校園取景，文羽走在長廊上，看著田徑社在不遠的操場練習，那揮灑汗水的熱血模樣讓他按下了快門，記錄下那精彩的畫面。但文羽似乎並不滿足，繼續前往下一個地方。

孤獨的身影在校園徘徊。

文羽又拍了幾張校園的照片後，距離回到教室還有一段時間，他決定到頂樓去看風景，文羽的學校位於市區較高處，因此可以看見整個市區，文羽很喜歡市區的景色，看風景能讓他感到心情放鬆。但是，本來應該空無一人的頂樓，現在多出了一個人影。

文羽知道她。

她是攝影社的學生，叫做雲鈴音，她那如絲綢般滑順的黑髮在午後的陽光下熠熠生輝。

「雲同學也是來看風景的嗎？」文羽禮貌地打了招呼

「是、是的，不過是第一次發現……原來……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雲鈴音有些生澀地回應文羽。在文羽印象中，雲鈴音在社團裡一直都很安靜，對於團體事務並沒有太多的參與。今天好像也是新學期第一次跟她說話。

（也才開學第一週而已，我在想什麼）

輕輕搖頭驅散腦中想法後，文羽緩緩走向欄杆，雙手靠在欄杆上靜靜欣賞市區的景色，同時他似乎想起一些事，表情有點些微的變化。然而，這個變化被在一旁的雲鈴音察覺了。

「煌文羽…同學？」「什麼事？」

「你……是不是很想要從虛幻中尋找真實？」

文羽轉向了她，在他開口之前，就看見了雲鈴音很慌張的樣子

「那個、對、對不起，我似乎說錯了什麼，我、我先走了！」

看著雲鈴音跑走的背影，文羽垂下了眼，輕嘆了一句：

「是啊…她說的沒有錯。」

文羽心中一直有件事困擾著他。

上次的偶遇已經過了一週，兩人之間並沒有太多的互動，同時文羽也發現原來自己和她同班。

「真是個低調的孩子，但是卻又很神秘。」

又來到每週的社團課，這次社團公告了這學期期末的一項評鑑：兩人一組共同在這座城市取景，拍攝自己心中最理想的風景。然而，現在令文羽煩惱的並不是思考要去何處取景，而是眼前聚集不少想和他同組的學生。

正當大家吵吵鬧鬧到一半時，一道聲音讓大家安靜下來。

發出聲音的並不是文羽，而是另一位受歡迎程度不輸給文羽的女生，她的名字是陳翠瑩，她靠著自身的魅力讓無數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其中一項令人讚嘆的正是她的攝影技術，社團裡也有很多男生想和她同組，但都被拒絕了，因為她的目標不是別人。

而是煌文羽。

「打擾了，煌同學，不嫌棄的話要不要跟我同組呢？」面對她的請求，文羽聽了只是微微抬起視線，他選擇禮貌性地回答她：

「很抱歉，我並不打算跟妳同組，我已經有人選了，失禮了。」

他起身裡開了教室，因為他想找的人並不在教室裡，但是他知道，那位少女所在的位置。

來到那熟悉的頂樓。如預料中，她就在那裡，文羽走到她身邊，倚靠著欄杆，文羽先開口：

「怎麼沒有待在教室呢？」

「人太吵…有點不習慣。」

「這樣啊。」

「所以……來這邊找我…請問…有什麼事嗎？」

「分組的事妳有找到人了嗎？」

「……沒有。」

文羽轉向鈴音，認真地說出他的請求。

「請問妳能跟我同一組嗎。」

這句話讓鈴音睜大了眼睛。

「為什麼…要選我？…明明有很多更好的人選。」

文羽搖了搖頭。

「虛幻中尋找真實……妳曾經告訴過我這句話，對吧？」

鈴音似乎又更驚訝了。

「是的…沒想到你有放在心上。」

「妳能看穿我當時的想法，我非常的訝異。然而，我一直在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既然妳能夠看穿，或許也能夠找到它的解答，我想請妳協助。我知道這是我單方面自私的要求，但是我不想放棄希望，可以請妳協助我嗎？」

看著低頭請求的文羽，原本還有些猶豫的鈴音，下定決心回應了他的邀請。

「我很高興你願意向我提出邀請，我願意和你同組。只是我沒辦法保證能夠找到問題的解答，這樣…也沒關係嗎？」

「不會的，謝謝妳。那麼，要一起回教室嗎？」

「好的。是說煌同學有想到取景的地點了嗎？」

「目前我的想法是市民公園和跨海大橋，我覺得是很好的取景地點。」

「剛好我也是想到這兩個地方呢。」

兩人很順利的取得取景的共識，同時回到教室。但是當看見雲鈴音和煌文羽一同出現時，眾人便對她投以不友善的視線，其中，帶頭出聲的是陳翠瑩：

「妳是誰啊？憑什麼待在文羽同學的旁邊？」

鈴音感到有些害怕，但文羽很快就站了出來

「不好意思，是我主動提出邀請的，請妳們不要針對雲同學好嗎？」

「唔……」陳翠瑩依舊顯得有些不滿，但還是停止了發言。

接著她和其他幾位同學收拾東西離開了，離開前她們之間似乎有人回頭想瞪雲鈴音，被文羽擋住了視角。

「對不起，造成妳的困擾了」文羽有些愧疚地說著

「不、不會的，應該是我的問題才對……」

「不是妳造成的，請妳別放在心上。走吧，時間已經不早了。」

兩人隨後也離開教室。

今天的這場騷動，在文羽心中埋下了不穩定的因子。

經過數次的場勘之後，來到了正式取景的日子，兩人為了取得好的成果，決定上午就開始行動。煌文羽和雲鈴音先來到跨海大橋，這座跨海大橋的特點是它的大紅色外觀相當顯眼，到了夜晚還會點燈，是座著名的地標，兩人稍微分開，分別從不同角度進行拍攝。

在跨海大橋的拍攝作業一直持續到中午，兩人到附近的餐廳吃午餐，同時也互相交換在跨海大橋的成果。

「這幾張好像不錯。」

「我也覺得可以，先備份起來吧。」

文羽先把兩台相機的照片都存進筆電裡，再把要當成作品的幾張另外挑出來。

這時，文羽注意到門口有一群人進來，然而，他愣住了。

是陳翠瑩，還有其他一樣也是攝影社的人。

「那個…煌同學？」雲鈴音對文羽的狀態感到困惑。

「我們趕快收一收，要離開了，等下再跟妳說原因。」雖然內心有些動搖，文羽依舊很冷靜地向鈴音指示。

由於兩人在靠近角落的位置，而另外一群人則是被帶位到另一邊，因此很順利地沒有被發現。

(難道她們也是來這裡取景嗎…偏偏是在同一天。)

文羽和鈴音很快地離開後，決定直接搭公車前往市民公園。

在公車上，文羽才告訴鈴音剛才匆忙離開的原因。

「怎麼這樣…！」

「希望待會不要遇見她們，太麻煩了。」

兩人原本就決定要在今天一次解決，文羽也不希望因為他而造成鈴音的困擾。

「如果有問題，我會幫助妳的，別擔心。」文羽下意識地把手放在鈴音的頭上輕輕撫摸，這大概是因為文羽家裡有妹妹的緣故吧。

「啊…」鈴音有點意外

這時文羽才意識到自己的行為

「啊…抱歉，沒經過妳的同意就…」

原本要移開的手被鈴音輕輕地拉住袖子。

「不會的，只是有點驚訝而已，而且…很舒服…」

鈴音眯起眼睛，靜靜地享受，看著她似乎已經忘記剛才的驚慌，文羽的嘴角輕輕地上揚。

一段車程後，兩人抵達市民公園，擔心鈴音會遇到其他社員而被欺負，文羽決定和她一起行動。市民公園其中有一個廣場能夠看見在稍遠處的跨海大橋，寬廣的視野讓它也成為熱門的拍攝聖地，再加上現在是午後時刻，太陽沒有中午時那麼耀眼，光線也比較好控制。

今天的天氣很好，許多人攜家帶眷一同來到這裡散步，看著年幼的孩童從眼前跑過，往他們的家人跑過去的情景，讓文羽稍微眯了眼睛。

當然也被鈴音注意到了。

「煌同學…你…」

文羽輕輕搖頭，告訴鈴音他沒事

「那就好…別太勉強自己了…」

「謝謝妳，還有，叫我文羽就可以了，不要那麼客氣。」

「好、好的…那個……文羽…同學」直呼姓名似乎讓鈴音有些不習慣，她的臉頰也有些泛紅。

「那就繼續吧，還沒有好的成果呢！」「嗯！」

兩人繼續開始拍攝的作業。

時間很快的過去，來到了傍晚時刻，人潮漸漸散去，而文羽和鈴音也拿到了不錯的成果。

「太好了，有很多可以當成作品的成果呢！」

「是啊，今天真的很謝謝妳，雲同學。」文羽微笑著看著鈴音。

「等等…文羽同學，你可不可以也…」

鈴音似乎有些不滿，正當她想告訴文羽也可以直呼她的名字時……

「不好意思，可以幫我們拍個大合照嗎？」

旁邊有一群像是大學生的團體，其中一位拿著相機的學生走了過來。

「好啊，請問要在哪邊拍呢？」「可以在那邊的那座雕像旁邊嗎？」

文羽轉頭看了鈴音

「抱歉，妳在這邊等我一下，我幫他們拍個照就回來。」

鈴音點頭後，文羽跟著大學生的腳步去拍照。

就在文羽走回來時，他愣住了，下一刻他慢慢拿起了相機。

他鎖定眼前的這幅景色，對象正是雲鈴音。

倚靠在欄杆上看向遠方的跨海大橋，手裡拿著相機，頭髮隨著微風輕輕擺動。那漂亮的身影，加上被夕陽染紅的天空，讓文羽忍不住按下了快門。他覺得這大概是今天最好的作品了。

然而，正當文羽準備走向鈴音時，他最不樂見的事發生了。

就是陳翠瑩那群人。

由於文羽離鈴音一段距離，因此在發現她們的瞬間，文羽就已經來不及擋住了。

「哎呀，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妳呢，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學。說，妳的照片在哪裡？」一群人步步進逼，讓鈴音有些不知所措。

帶頭的陳翠瑩似乎十分不滿雲鈴音的態度，便伸手去搶拿在鈴音手上的相機。

「啊！」「拿來！」

鈴音死命地抱住相機不讓它被搶走，就在快要被搶走的同時，文羽衝回來介入其中。

「鈴音！」文羽急著大喊。

他將鈴音護在身後，朝著陳翠瑩喝斥：

「我說過了，這跟鈴音她毫無關係，妳憑什麼傷害她？妳知道妳到底在幹嘛嗎？陳翠瑩！」文羽真的動怒了，就連陳翠瑩也失去了原本的表情。

「唔……我…我知道了，我們馬上離開…」那群人很快就離開了。

直到陳翠瑩一行人徹底消失在視野內後，文羽才轉過身想確認情況時，鈴音卻已經先撲上來，緊緊抱住了文羽。

「鈴音？…沒事吧……對不起…」

鈴音沒有說話，只是緊緊的抱著文羽不放。

文羽輕輕地抱住鈴音，慢慢地摸著她的頭髮，他感受到懷中的她正在發抖，於是稍稍加重擁抱的力量，並小聲地在她耳邊：

「我就在妳的身邊，不用害怕，現在旁邊也沒什麼人了，哭出來也沒關係。」
就在這句話過後，在文羽懷中的鈴音有了動靜。

「我好怕……」
她們會搶走我們的作品，為什麼她們要這麼做……」
鈴音終於哭了出來
「嗚嗚…嗚嗚嗚…」
文羽沒有出聲，只是緊緊的抱著鈴音。

他知道這一切都只是因為自己，圍繞在身邊的這些人，真正抱持著想和自己交朋友的可說屈指可數，只因為自己揹負著「煌家下任繼承人」的身分，這個被他視為束縛的身分使他成為眾人想親近的對象，但他也無意拒絕，只能接受。

每天面對這些虛情假意的人群，使他感覺虛幻，他試著尋找真實，卻不知道自己真正追尋的是什麼。

直到那一次在頂樓的邂逅，讓他漸漸理解自己所追尋的事物。
而現在，文羽找到了答案。
答案非常的清楚，就是「真正的朋友」

而身為答案的那位少女，現在正依靠在文羽的肩膀上靜靜地睡著。

在鈴音情緒較穩定後，兩人搭上了回程的公車，鈴音可能是因為剛哭過，消耗不少體力，靠在文羽的肩上睡著了。

看見鈴音今天的狀況，文羽決定親自送她。

抵達鈴音家後，文羽打算直接離開，卻被鈴音拉住衣服，鈴音似乎有話想說，

「那個，今天真的很謝謝你，雖然遇到一些事，但是我很高興今天能夠和你在一起。」

「啊…我…」文羽本來想說話，卻被鈴音拉了手表示她還沒說完

「然後，我有東西想給你，可以…可以請你等一下嗎？」

大概過了十分鐘，鈴音匆匆地跑了出來，只見她雙手背在後面，有些緊張的看著文羽，

「那個…文羽…可以請你閉上眼睛嗎？…我有點緊張…」

文羽閉上了眼睛，接著他感受到手中被塞了一樣物品，
薄薄的…是信嗎？

正當文羽要睜開眼睛時，忽然被往前拉了一下，一股柔軟的觸感碰到臉頰，更讓文羽不自覺的睜開了眼睛。

只見眼前的鈴音早已滿臉通紅

「晚、晚安…！」鈴音只說了這句話便逃進了家門，只留下驚訝的文羽。

看著手上的物品，文羽理解她剛剛的用意了。

(得好好回覆呢……)

不過文羽先是有了一個想法，他決定把這個想法當成回敬鈴音今天的突擊。

回到家後，文羽打開鈴音給的信件，上面娟秀的字跡正是出自鈴音手筆，只是內容讓文羽十分意外：

「文羽：

抱歉讓你等了一段時間，只是我真的沒辦法說出口，所以我決定用手寫的。今天的事，我真的很害怕，可是在你緊緊抱住我的那時候，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安心，有你在身邊我真的很高興。我想我應該是喜歡上你了，只是考慮到我們的關係，我把這份感情傳達給你就夠了，你可以不用放在心上。

鈴音」

文羽的手微微顫抖，眼眶也有些不爭氣的濕潤，眼前視角漸漸模糊起來……

「妳覺得妳給這封信就只是為了傳達感情給我嗎……別開玩笑了」

文羽苦笑著

「放心吧，等事情過去，我絕對不會讓妳離開我身邊。」

時間飛逝，來到了社團作品評鑑當天，每一組都各自準備了最好的作品參加評選，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夠獲得指導老師的青睞。

總共是取前五名，另外五個佳作。大家交頭接耳討論著奪冠人選，不外乎就是陳翠瑩和煌文羽這兩個人。

然而，文羽不只要面對眾多言語的紛擾，更要不斷來自陳翠瑩那個方向的瞪視，讓文羽十分疲累。但是能夠讓他撐住這些外在干擾的，正是他旁邊這位少女，雲鈴音。

自從收到那封信後，兩人還是第一次離這麼近，鈴音看上去似乎沒有任何異樣，文羽決定先別在意，專注在接下來的結果上面。

當老師開始慢慢公布結果時，大家都屏息以待，

聽著名次不斷的揭曉，文羽也漸漸有些緊張，

因為他用了「那張」照片。

終於到了前五名。但文羽聽不進去第三名之後，他聽見了第二名是陳翠瑩的組別

唸到第一名時，老師停頓了一下，說了他的感想：

「這個作品大概是我看過最棒的作品，完全沒有任何刻意造就的景象，我想這大概是偶然間拍下了吧，恭喜第一名的作品拍攝小組 | 煌文羽、雲鈴音同學。」

同一時間，老師也展示了那張照片。

沒錯，就是文羽偶然拍下的那張鈴音的照片

看見那張照片，就連鈴音也愣住了，但是就在下一瞬間……

「開什麼玩笑！」傳來一陣大叫

「憑什麼那傢伙的照片也可以被入選，我不能接受！煌文羽，你說你有沒有做什麼其他的手腳？」就連她的同伴也一起起鬨。

「陳翠瑩同學！收回妳剛才那句話！妳知道妳是在頂撞老師嗎？」

戰火一觸即發的瞬間

「砰！」有人奪門而出，是鈴音。

文羽看不下去了，他看向老師「老師，借我一點時間」

他走到講台上，嘆了一口氣，接著……

「你們夠了沒！」

文羽是真的不想再繼續忍受下去了

「你們這些人到底是來做什麼？」

只因為我是大人物的小孩就想來跟我攀關係嗎？

你們覺得這樣就很有成就感？

對於真心想和我接觸的人就把她趕走，這是你們該做的嗎？

你們有想過對方的感受嗎？」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啊？」

所有人頓時無法言語，因為這些全部都是他們曾經做過的事，他們沒有辦法做出任何反駁。

但陳翠瑩依舊不肯放棄，仍舊試著辯解：

「我們想接近誰不是我們的自由嗎？你憑什麼決定我們和誰相處？」

文羽側面看了她一眼，淡淡地回覆：

「這句話妳去和教官討論吧，已經在外面等妳了。」

她往外看，整個人失去了氣勢。

「來，妳們這群跟我過來。」來的還是學校最嚴格的主教

陳翠瑩那群人臉色蒼白，眼看大勢已去，只好乖乖地在老師和主教的帶領下前往學務處。

而鐘聲也在這時候剛好響起，其他社團學生陸續離開教室。

文羽走出了教室，前往頂樓。

「再來，就是最後一件事了。」

再次回到熟悉的頂樓，如同文羽預料，鈴音正獨自一人倚靠在欄杆邊獨自啜泣著。

「鈴音……」文羽輕聲呼喚

「……………對不起…」換來的卻是道歉

文羽慢慢靠近她，她卻不肯看向文羽，依舊背對著他

「都是我不好…才會讓你被她們傷害。」

「不…是我，是因為我配不上你。」

「鈴音！」

文羽有些用力地把鈴音轉向他，只見鈴音有些訝異，卻又無奈地笑著：「不是嗎？」

「完全不是！」

「我只是個班上角落的學生，沒有值得被注意的價值，和你在一起的那段時間我真的很高興，而我的心意也傳達到了，這樣就—————」

這樣就夠了。

後面的話文羽沒有讓她說完

因為文羽輕輕地把鈴音拉進懷裡，用唇堵住了她的嘴巴

當文羽放開鈴音，只見鈴音僵在原地。

「這、這是……？」

「妳覺得，妳真的覺得有傳達就好了嗎？」

「可是……比我條件好的人不是更多嗎，怎麼會選擇我呢…而且，像我這種不受歡迎的人，還是不要待在你的身邊比較好……噫欸欸欸？」

「這是我的答案。」

文羽再次將鈴音擁入懷中

「我不會再放開妳—————妳就是我正在尋找的那個答案。」

原先還在掙扎的鈴音停止了動作。

「…咦？」

「和妳在一起時，我才感受到和人相處的真實，和平常應付那些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不斷尋找的真實，而妳正是帶給我了真實……」

「我找到了…從虛幻中找到了真實，所以……」

不知何時，鈴音也回抱文羽，而她的眼角漸漸濕潤。

「我想要守護…守護給我真實感的妳。」

「鈴音，我喜歡妳，妳願意和我交往嗎？」

鈴音的淚水滑落，但她卻開心的笑了。

「嗯……我願意。」

心意相通的少年和少女緊緊相擁，

兩人深情對望，彼此的距離漸漸縮短，最後，兩人的唇再次重合。

之後過了一段時間，來到學期的尾聲，

文羽和鈴音並肩走在路上，如今兩人的關係已經公開，沒有人對此有任何不滿，取而代之的是祝福。

這是歸功於校方的努力和文羽的奔走。由於上次的相機事件和評鑑風波，陳翠瑩為首的那群學生各自領了一個大過，之後陸續轉到別的學校。

縱使那群人已經離去，校內的學生在面對文羽時依舊有些僵硬和不自在；因此，文羽在一次的校內集會發表一段談話：

「我想在座各位都知道我是煌氏集團的下任繼承人，而你們當中一定有像已經離開的陳翠瑩同學一樣，是基於我的身分而靠近我，只是你們看見了這麼造成的後果。我不喜歡眼中只有利益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我相信也有人是想以同學的名義和我來往，只是各位被前者阻擋，這令我十分惋惜。各位不必在乎我的身分，只要在學校，我們都只是個學生。我在此誠心歡迎真正想認識我的同學。」

文羽的這段演說，不只為他，也為學校帶起一股新的風潮。至於文羽待的這間高中在不久的將來成為這座城市第一間完全平等對待學生的學校又是另一段佳話了。

今天是新學期的第一堂社課，大家一樣要到校園取景，這次，文羽不再是孤單一人，他的身邊不只有他最珍惜的少女，還有其他志同道合的同學。眾人一邊談笑一邊在校園內取景。

感受這樣的情境，文羽心中產生一股暖流，眼前也有些模糊，但他把這股情緒壓了下去，因為他知道現在不應該有那樣的表情，他開心的笑著，走向前方。

或許這是個結局，卻也是個序幕。

虛幻的結束，真實的開始。

-196°C

——現在溫度，29°C

「你好。」走入偌大的會議室，我嚥下口水，看著眼前的三位教授。「請坐。」

全世界第一的醫學研究所現場，冷冽的空氣，隨時都會窒息似的，使我坐立不安。

「三十秒自我介紹。」「大家好，我是來自海洋中學的林致海，是這所高中唯一的資優生。我的專長是海洋生物學，我曾以『斑馬魚體內的酵素最適溫度和最佳冷凍溫度』為題，跟我的隊友參與國際科展，榮獲全國第三名。我期盼自己可以進入此學校，接受正統的醫學教育，研究人體冷凍，此學校有完善的醫學設備，可以幫助我的夢想。」

「我們對你的書面審查很滿意，很詳細。」「我本身是一絲不苟的人，不允許差錯。」「你沒有什麼合作經歷，扣除科展與隊友的合作，感覺你不喜歡融入人群。」「我更喜歡思考，我認為只要和理解我的人交好就夠。」

「我們認同你，但我們想要你和我們說一下你與隊友所做的實驗。」教授對我露出親切的笑容。

「在這場實驗中，我們設計不同溫度，想要去看看哪些溫度對斑馬魚傷害最小，而我們發現斑馬魚和人類一樣，都可以使用冷凍保存，所以我們也去思考會不會斑馬魚的研究也可以適用於人體冷凍。我希望此學校能讓我的研究更上層樓。」「你研究這個有什麼用？」

「我想讓我的隊友知道，我願意為她付出一切。」我看著教授後方水族箱養的斑馬魚，想起一個人。「我答應我的隊友了。」

「我相信你。」我彷彿聽到她的聲音，眼前卻只有興高采烈要帶我逛實驗室的教授。

幻覺嗎？

「林致海同學，這邊是人體冷凍實驗室，溫度偏低，請穿上這件衣服，且要經過消毒喔。」教授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看著面試會場對面的大門敞開，我緩緩站起，跟著教授的指示，穿上白袍。

「裡面會很冷嗎？」教授點頭回答我。

如果真的冷到這樣，可以冰什麼？我問著我自己。

冰封的記憶，跟著門一起被打開，嶄露無遺。

——海灘溫度，23°C

我剛進高中，整天看向窗外，聽不遠處海的聲音，看著若隱若現的小島，彷彿游過大海就能觸碰到那個未知領域。我聽不進老師說的三角函數，文學流變，一直思考。「今天那隻鳥也一樣的時間飛出來。」「晚點去看能不能看到珊瑚。」

大家都叫我怪咖，桌上的生物考卷是一成不變的滿分，但是課本和數字都無法滿足我。唯有擁抱大自然，才能使我快樂。

我想著。在午休時間來到海灘，慢慢的，走進海中。

泡沫把陽光打散，在海中如珍珠般絢麗，不同顏色的珊瑚礁，展露自己最美麗的樣子，魚親切地游來游去，包容我的任性，輕輕的吻上我的皮膚和制服。對我來說，海是我的摯友。

正當我研究珊瑚旁的螺時，眼光瞥見一個黑影緩緩下沉。

「誰在亂丟垃圾。」居然玷汙我的大海，我絕不原諒。我游上岸，看見三個女生正在一邊的懸崖上一臉驚恐地看著我。

「你們亂丟什麼到大海裡面？」我質問，因為不是第一次被丟垃圾。「不是都說這邊是世界自然遺產嗎？」

「不，是我們班的同學掉下去了。」其中一個女生冰冷的說著，我原本手上拿著的海螺掉在沙灘上，深呼吸一口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游向我剛剛看到黑影的地方，並開始下沉。

不熟悉水的人，超過一定深度會死啊！周圍越來越黑暗，估計因為掙扎，人沒有浮起來。而在我準備沒氣，要放棄的時候，我看見了他。抱住，接著使盡全力往上游。

好輕，比長鰭鮪魚還輕很多。在空氣即將用盡前，我浮出水面，叫三個女生去求救後，帶著溺水者來到海灘上，觀察其心跳——還有救。雙手合掌，往下壓。

「痾啊！」我還沒人工呼吸，他便已醒過來，想要把水咳出來似的。我這才注意到對方是位女生。俏麗的短髮，深邃的眼睛，蒼白的皮膚和瘦弱的身體，水手服和其身材完全不合，彷彿隨時會掉下來。

「對不起。」她看著我。「我又跌倒了。」

「下次注意一點。」我把制服脫下來擰乾。「打擾我觀察海螺。」

「對不起。」她拚命的道歉，我搖搖頭，現在估計上課了，不是很想聽見孔子的言論，不如繼續待在這邊。我準備再次潛入水中，卻見那女生用一種羨慕的眼神看著我。

「我也想下去游泳。」「你才剛溺水。」「當時我的腳不受控制而已，憋氣是可以的。」「趕快回教室。」說完，我跳入水中。

從那天起，她每到午休時間就會來到海灘，要求我帶她游泳。「我也想要看看海。」「如果你段考考贏我，我考慮。」

我沒想到，我居然挖坑給自己跳。成績公布時，一旁的同學對我指指點點。我信心滿滿地走到成績優良榜單前，卻發現第一名變成陌生的名字。「欸？」

「第一名是你欸，鄭渝！」一旁的聲音吸引了我，我看見三個女生圍著一個女孩，大聲歡呼。

而我和那個女生對上眼才發現，對方正是和自己下賭的人，她賭贏了。

——液態氮溫度，-196℃

「人體冷凍實驗室，是最近幾年設立的。有些病患和現實打賭，賭是自己醒來先死，還是先有辦法治療他們。」教授說，指著不遠處的液態氮。「液態氮的溫度大致-196℃，最近正在嘗試著用液態氮來人體冷凍。通常人體冷凍的溫度是-196℃，正好符合。」可是目前沒有人成功過。」

「我會做到成功為止。」我看著牆上的實驗記錄與趨近0的白老鼠成功紀錄。「機率不是0，就是有可能。」

——人的體溫，36℃

「帶我去。」那天午休她拿著拐杖走到海灘，我摸著貓，假裝沒有聽到。

「你出事我不負責。」「死也不錯，我喜歡海葬。」她露出微笑，但卻讓我感覺笑容背後有一段故事。「好吧，那我揹著你。」

做人還是要守信用，我嘆了口氣，人生還是會出乎意料。我揹起她，第一次感覺到其他人的體溫，有點不太習慣。「深呼吸。」

進入海中，再一次進入屬於我的世界。

我帶她在淺水區到處看看，順便抓隻螃蟹回去。陽光灑下，那一刻，有如夢中的場面，鯉魚在身邊悠遊自在的玩耍著，海草和珊瑚點綴陽光，彷彿在開場盛宴。

「好漂亮。」浮上水面，她說。「剛剛那是歐洲鯉欸。」

「你知道歐洲鯉？」我以為沒有人知道。「雖然一般他是住在平靜水面，但是因為最近我們學校有放生幾隻，才會出現。」

「我很喜歡魚，尤其是斑馬魚，我也想跟斑馬魚一樣，可以有很好的再生能力。」「人的身體有一定的再生能力吧？像是肝臟。」「我沒有。」

我沒看到她的表情，但是我大致猜測的到帶有不甘和辛酸。「是嗎？」「不憐憫我嗎？」「沒心力，我還有專題要做。」「資優專題對吧？」

她從哪裡知道我是資優生的？「對。」「如果可以的話，要不要一起做一個實驗，一個有關斑馬魚的實驗。我想試試看斑馬魚能不能被冰起來再解凍後就能治療癌症。」

我停下上岸的腳步。我的確沒有想過這回事，可是值得一試。「是可以，我一個人就好了。」「我也想做。」「這是纏上我嗎？」「你是第一個不會對我身體狀況說什麼的人。」

「我覺得人會得病是天擇說的一部分，正是因為有差異，才會有族群競爭後的組成變化。」我看著遠方。「而我覺得人體冷凍計畫將會顛覆一切，包含天擇說以及弱肉強食。」

「你會去嗎？」「不會，我比較喜歡遵守生物守則。」

我說完，把她放下來。「不回家？」「我比較想要做實驗。」

怎麼會有這麼麻煩的人？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書包，掉頭就走。

——家裡的溫度，-273°C

「我回來了。」我一如既往走到外公的家，卻看見父母坐在小桌子前面，看著對方。

發生什麼？

「林致海，我們有事情想對你說。」父親說。我看了看桌上的文件，主要講述兩人離婚，扶養權無人願意接下，還有外公變成漸凍人的通知書。

「你要不要繼承家業？」父親拿出一張合約。「我是發電廠的經理，應該可以讓你進來接替我的工作。」

「你也可以過來我這邊，我可以讓你去補習，考上好大學，出國念書，賺大錢。」母親不甘示弱。「我也好歹是富二代。」

不想面對，我書包往文件一丟，跑出家門。「好煩躁。」

想著想著，走到熟悉的海邊，看向前方的島嶼。天氣有點陰沉，薄紗般的霧氣籠罩著，讓島嶼多幾分神秘感。「我到底想做什麼呢？」

身在絕對零度的家庭，沒有一個適合我的位置，從來就不會有人在乎過自己的感受。也許我就如海洋一樣，接受他人給予的壓力，期望，然而只能藉由海浪的拍打，抒發自己的情緒。

我還能做什麼呢？

抱持著疑問，我正準備要下去游泳，卻被突然出現的聲音嚇到：「致海？」對方是資優班老師，也是我的班導。「如果要游泳，現在很危險呢，有颱風正在接近。」

「喔。」望向大海。

「你的專題決定好了嗎？」「斑馬魚吧。」「感覺不錯呢，想做什麼方面？」「還在想。」「我看你最近很喜歡來這裡，我以為是來抓斑馬魚做研究呢。」「並沒有。」

「那你看看這些吧。」老師丟給我一疊文件，以期待的眼神看著我。我滿懷疑惑的看了看文件，看見的是人體實驗的徵求計畫以及實驗室租借計畫。我打開人體實驗企畫書，看見一張照片：那是一個巨大，足以讓一個人躺進去的儀器，接著我往下看見了徵求企劃的要求：腦袋無受損的志願者。

「等等，這給我的意思是？」我轉頭想問老師，老師卻只是笑著看我。「我當實驗品？」

「不是，是我會去當這個企劃的自願者。」老師突然冒出來的話語，讓我一度反應不過來，還以為他在開玩笑。「覺得很奇怪對吧？為什麼我要加入這個計畫。」「老師怎麼了？」

「我的孩子因為肺炎，被醫師組織邀請參加這項活動。距離他進去過一個月，如果我死去，他出來後沒有人可以陪在他身邊，一定很害怕。」老師看著我。「身

邊的人事物，都被時間推著走，可自己只能停留在原地，很恐怖。所以我想進去陪伴他。」

我注視著傳單不說話。「我覺得你可以懂那個感覺。」

「全部的人都離開了，只留下自己一個人的恐懼。」

——人體冷凍實驗室溫度，10°C

「致海，如果你願意，你就直接過來當我的學生吧。」教授打開了灰色的儀器，帶著手套，拿出一隻被冷凍的鴿子。「我蠻喜歡你這個學生的，之前在學校時就注意到你。」

「我沒有意見，大學課程我也有在念。」我說。「不過這樣私自招生，符合教育部規定嗎？」

「這個島嶼上有所謂的規定嗎？你應該是最明白的吧？這邊是實驗島嶼，不管是學生，我們教授，醫生，居民，都是實驗的一部分。」教授把鴿子放入保溫箱，蓋上。「我們都是斑馬魚，只是玩物，只是站在不同角度看而已。」

「會來到這座島嶼的人，都是被世界和家庭遺棄的人。我知道你會覺得很難接受，但是我覺得先理解這個事實，你才能看淡接下來我要說的事情。

你認為他們會和冬眠一樣甦醒過來嗎？」

——你的雙手，34.9°C

「你一個人多久了呢？」

第一次有人問起我這句話，是資優班入學考官。

「我從有印象以來就是一個人。」大概在六歲時，我就離家出走，來到這座島上的外公家。而父母也充耳不聞，只知道我在其他地方。

畢竟他們對我還有彼此不滿很久。應該只有外公在的時候是快樂的，我也只喜歡外公這個人。外公總是會帶我去海邊玩，教我很多生物的知識，陪我踢足球。其他時間我只聽得到吵架聲。

躲不掉的那種。

來到這座島後，時隔十二年，他們才來找我。我帶著一疊文件走回家，發現兩人早已就寢。桌上擺著兩人份的機票、兩個人吃剩的炒飯、還有張紙條。「你簽名任一張。」

「給我一天決定。」寫下。

來到學校，還沒走進教室就看見鄭渝拄著拐杖，站在教室外。「找我嗎？」

「嘿！有收到實驗室企劃書吧？我們一起去！我正愁找不到人陪。」「你不是有女生朋友嗎？」「他們說不喜歡。」看她失落的樣子，我裝作沒看到走向自己的位置上，但他窮追不捨，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跑過來。

跌倒。

一旁的人沒有要去攙扶她的意思，讓我詫異，最後還是走過去伸出手。「先起來。」

她的手出乎意料的冰，我一直以為人的體溫都差不多 36°C。

「謝謝。」「我思考一下。」上課鐘響起，我們回到彼此的班級座位。那堂下課，我一如往常望向窗外，班上的班長走過來。

「林致海，你不知道鄭渝的事情嗎？」「我看起來在意嗎？」「老師在說的時候沒有聽到嗎？鄭渝是不能靠近的人。」

見全班都看著班長，他抓著我走到後走廊。「她是政府的孩子，因為身體缺陷被丟到這裡，而長期接受醫院特別療法。」「那為什麼不能接近？她也有朋友吧？」「那幾個女生是 AI 人工智慧，別傻了。」

班長嘆著氣。「我國小和她同班，她沒有朋友，所以我想說當她第一個朋友，結果收到研究通知書：我被選為研究品。」他說著，把外套捲起來，手上有開刀過的痕跡。「我被割除一部分肌肉，放入幹細胞嘗試再生能力。我開刀時，醫生有說：『有些事理解了，勢必會有所犧牲。』就是指我和鄭渝交流這件事。」

班長拍下我的肩膀。「不過，我覺得那個實驗去玩吧，鄭渝喜歡的事物不差。」「你喜歡她吧。」「之前，但因為藥物反應，現在我活不久，我想看見她幸福。」

幸福嗎？「明明你因為她被傷害呢。」「我願意為她付出一切。」

那是我從未看過的眼神：堅定、辛酸、幸福全部融合在一起，如同不遠處的海洋般絢麗。

「反正我也只是實驗品。」他說完，走下樓梯。

下一堂課，我沒看見班長，但他的話一直徘徊於腦海中。中午我拿著實驗室企劃的報名表，走到他們班。

「欸是那個怪咖。」我逕自走入教室，走到正在寫筆記的鄭渝前面，文件放在她的桌上。

「填完交出去明天一起去實驗室。」不等她回應，我往打開的窗戶一躍，跳上了一旁高大的樹木。「知道吧。」

「謝謝你！」慢慢跳在不同樹之間，我聽見她那微小又充滿喜悅的聲音。

我會留在這邊，我想明白班長眼中的那個感覺。

——睡眠時體溫 35.7°C

我拒絕父母的同意書時，兩人沒有一點表情的變動。「我想知道這邊更多事物。」兩人沒有多說，只是拿著行李默默走出去。我看向洗手台旁外公的相框，跪下。

「這樣是對的嗎？」

隔天放學，我走進學校實驗室，看見老師和鄭渝拿著抹布擦拭著每個實驗室的角落。實驗室外面就是海，彷彿窗戶一開就可以跳下去海中。實驗器材意外齊全，秤、牛頓擺、電源供應器……擺在全白的桌子上，我們申請的魚缸還沒有拆開，陽光灑在箱子上，看起來就像為我們準備的。

「我帶致海去魚池，有很多斑馬魚喔！」老師說著。「之後老師要離開學校，就交給你們了！」

「老師要去哪？」「我要去動手術，馬上就會回來。」我看見老師邊說話眼神邊往左邊飄，人體冷凍絕對不是一兩天的事情吧？怎麼可能？

「我會等老師回來！」鄭渝說。

「你不會回來吧。」「等有人可以治療我兒子囉。」我和老師一邊在頂樓魚池撈魚，邊討論著。「人體冷凍，會是什麼樣子？」

「很像去世了。」老師說，看著湛藍的天空。「人體冷凍也還在測試，如果睡著時死掉也不錯呢。」

「會死喔？」「人體的酵素和斑馬魚一樣，都有最適溫度，超過就會死，低於就會活性減少。」「那兩個溫度一樣嗎？」「等你們做實驗囉。」

老師走下樓的身影，和班長一樣。明明說著沉重的話，卻假裝沒事般。為什麼要這樣？

「老師，等我一下。」我拿著裝二十隻魚的臉盆，走下樓。「我還沒問……」

眼前的一幕讓我差點拿不住臉盆。我看到一個身穿全黑衣服的人，抱著老師，而老師的神情非常祥和，就像睡著一樣。在他身邊還有許多穿著白袍的人，他們一起把老師抬起來，口中說著我不理解的語言。

後面傳來直升機的聲音，他們繞過愣住的我，帶著老師走上直升機。

「你們要做什麼？」我說，緊緊抓著手上的臉盆。「放開老師。」

「他的體溫現在是最適合的 35.7°C，人體冷凍會順利。」其中一個醫生說，看著我手上的斑馬魚。「要做科展嗎？」

「你們是誰？」「你之後會明白的。」「這座島是不是不是一般的島嶼？」

我的腦中突然有一個構想，但不敢說出口。「這座島，該不會是為某一個人體冷凍企劃設立的吧？」「是也不是。」「那是為了治療嗎？還是有其他目的？在科技如此發達的 2070 年，是想要用來太空旅行嗎？」

全部的人停止動作，注視著我，如看見獵物的大白鯊。「AI 人工智慧，政府的孩子還有人體冷凍，是有什麼關係嗎？大家都是人體冷凍計畫出現後慢慢消失，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不能活著嗎？」

「你是外地進來的吧？」「又怎樣？」「是一隻不錯的斑馬魚呢！」他們相視而笑，接著露出嚴肅的神情。「你沒必要知道吧？」

「我也會被抓去人體冷凍吧？」我吞下口水。「不報名也會有人帶走我。」空氣突然安靜，醫生面面相覷。

「等你當上醫生就知道了。」他們說完，直升機起飛，慢慢離開我的視線。

待我回到實驗室，鄭渝已經調好所需水溫。「我先調 10°C 了。」「謝謝。」「老師呢？」

我沉默，她也沒繼續多問，只是開始對我滔滔不絕說起實驗企劃。「如果能早點體會這些就好了，可以和朋友在一起很快樂。」

「甚麼？」我問。

「我不知道我的身體可以撐多久。」鄭渝看著自己的腳，嘆氣。「你聽過漸凍人嗎？」

「課本有寫。」「我是漸凍人，中樞神經系統的運動神經細胞死亡造成的。總有一天會沒有人可以幫助我，我只能看著大家，死去。」

聽到這邊，我的心跳差點漏跳拍。「你不治療嗎？」

「我會去人體冷凍計畫，一個月後，國際科展前一天，所以要全力以赴！」她說完，把魚放入魚缸。「就像魚一樣勇敢活著。」

「我不會參加這實驗。」我用手機拍下他們現在的尺寸。

「我要成為醫生，我想知道更多。」

實驗是在沒老師的狀態下進行，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坐在實驗室觀察斑馬魚，也沒人管。不知不覺，我們變成了好朋友，而我也接到校長通知：

我被豁免人體冷凍企劃。

當我跟鄭渝說時，她非常的開心。同時我也從圖書館找到醫科的書，開始研讀。

「你未來想做什麼？」「我想當醫生，妳呢？」「我想當旅行者，和魚一起旅行。」

我記錄數據，請她開始分析，但是她的手慢慢不聽使喚，很多次沒辦法寫字。感覺是漸凍人的影響，後來她改成坐在輪椅上，看著我。

我也習慣有人在旁邊的感覺。

「致海，」某天我報告書打到一半，她拄著拐杖坐到我旁邊。「你有喜歡的事物嗎？」

「我喜歡海，還有魚。」「我也是。」「致海很像大海呢，總是平靜，看起來很恐怖，其實很溫柔。」「妳很像魚，總是在大海游來游去，很煩但是我不討厭。」

「謝謝。」「幹嘛？」「謝謝你陪著我度過這一個月。」

我抬起頭，看了看月曆。明天就是她要離開的日子，時光如海浪打上沙灘，絲毫不給我機會挽留。

「如果我不會醒來，永遠沉睡，致海會怎麼做？」「我會把你叫醒，用最適溫度治好你的漸凍症。」「我等待你喚醒我的那一天，致海。」

我點頭，接著感覺到一股溫暖傳來，一隻纖細的手抓住了我。「鄭渝？」「國際科展加油。」「我知道了。」「我相信你，」

滴答滴答，原本可以看到海另一端的島嶼，慢慢模糊，被雨水沖刷，我看著鄭渝的臉龐，露出微笑。

可以把這一刻冷凍起來嗎？

——人體冷凍溫度 -196°C

「致海，明天我們會讓全部的人一起醒來，你可以來幫忙嗎？」

在吃晚餐時教授突然打給我，嚇得我措手不及。「喔好啊。」

「應該會很多你認識的人。」

鄭渝睡著後，隔天大家都消失了，我這才明白大部分的學生都是AI。

島嶼留下我一個人，孤軍奮戰。我去完國際科展，之後一直在島上念醫學書籍，而聽到自己特優時，我完全沒有興奮之情。「我的感情同結冰的大海，被一起冷凍了。」

我只想著，要跟鄭渝說。

要說什麼？我也不清楚。眼前的斑馬魚游啊游，就像是旅行者，到處玩耍。

海洋因魚而熱鬧，我因鄭渝而了解感情。班長對鄭渝的喜歡，老師對孩子的擔憂，外公對我的關心，都融化在海中成為豐富的營養鹽，等待魚回來的那天。

「機器-196 持續運轉。」

機器號碼，代表冷凍的溫度。聽到前面失敗很多組，有100多人失去生命時，我忐忑不安。

裡面包含了老師和鄭渝。

第一個被抬出來的老師，在經過檢查後發現酵素已經死亡。我頓時感到害怕。

之前斑馬魚的實驗成功了，鄭渝一定也可以，畢竟他的生命力很頑強。

我看著鄭渝被抬出來，像睡著一般。我和其他研究生一起把鄭渝放到病床上，快速推到保溫室。

接著就在裡面開始動手術，運用最新科技，來減少漸凍人的身體擴散。大學四年做許多研究，全是為了這一刻。

「心跳正常，接著插入導管，切除部分神經。」

我走出手術室，便看見教授被一群記者圍住。「關於政府為了女兒設計實驗島嶼的感想！」「請問手術成功嗎？」

「政府這個方法，讓我們有很多先前的實驗品，我們從斑馬魚，到鴿子，人，都實驗過，而今天正是見證奇蹟的一刻。我們感謝致海，他發現斑馬魚和人體的關聯性，也用實驗證實， -196°C 是最適合的人體冷凍溫度！」

我走回房間，看著熟睡的鄭渝。

大概在手術後 18 小時，鄭渝慢慢張開雙眼。我激動得馬上到她旁邊，緊緊抓著她的手。

「鄭渝！你終於醒了！」

她看著我，眼神空洞。

「你是誰？」

當下我彷彿被關入 -196°C 的人體冷凍儀器中，心情也完全說不上來。

我看著我的手。鄭渝的手還是一樣細，可是我的手也變瘦了，再看看鏡子，長了鬍鬚，體型身高和髮型都不太一樣。

只有我一個人往前走了。

我用盡全力擠出笑容。

「我只是個和你一樣喜歡海和魚的人。」

夢・蝶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為胡蝶也。自喻適至與，不知周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星期五的午後四點，當斜射的陽光穿過教室的玻璃窗，照得學生們昏昏欲睡之時，某個不幸被老師抓到打瞌睡的同學不情願地站在講台前朗讀著課文——當然，是出自於老師的命令。

也是在這個時候，從廣播器流出的鐘聲響起，宣告一整天的課程結束，學生們用難掩雀躍的眼神死死盯著台上的老師，甚至有些已經抓起書包就如脫韁野馬般往教室外衝；見到這樣的景象，儘管臉上掛著不滿，老師還是嘆了一口氣後象徵性地喊了一聲「下課！」，將學生和自己解放進能終於贏來假日的喜悅中。

「哈啊……無聊死了……那些古人到底為什麼要寫這種東西來荼毒後世啦……」一片吵雜聲中，某個學生一邊打著哈欠一邊趴到桌子上，彷彿剛才五十分鐘的課程榨乾了她所有的體力。

「真虧妳竟然沒有睡著啊，汐沉。」坐在汐沉左旁的少年一邊整理書包一邊歪著頭看向她，然後又補上了一句「我倒是覺得有點有趣就是。」

「連這種東西都有趣嗎？一開始就覺得你是怪人的我果然沒有看走眼。」

「也太過分了吧，說得好像我沒有討厭的東西一樣。」

「竟然有嗎？！」

「妳那是什麼反應啦……」少年頓時感到十分無奈。在他的認知裡，自己應該不是那種人，看起來也完全不像才對「真要說的話，我討厭的東西肯定算得上很多，只是我真的、真的不喜歡談這種事而已。」

「……」

看見他彷彿要阻擋所有言語的表情，夕一時之間竟無法接話。

「……沒事的話，我就先走啦。」意識到自己說出原本不想說的話，少年迅速別過了頭，把書包甩到肩上就要離開。

「是什麼？」

「嗯？」

「你討厭的是什麼？」

「妳想知道？」

「嗯。」

少年停下向外走的腳步卻沒有回頭，因為，他並不想讓任何人看到自己臉上那苦澀到了極點的笑容。

「大概……是不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人吧。」

那種人實在太不適合和我有交集了，少年在心裡補上這麼一句。

¶

又隔了一天的清晨，整個世界還滯留在周末上午的慵懶之中時，一扇玻璃落地窗被悄悄地拉開了。身上還穿著寬鬆的單色睡衣、刻意留長的頭髮也凌亂地披

在背後、連眼神都令人分不出是醒著還是在夢遊，站在屋內的少年像是不想吵醒根本不存在於此的家人，小心翼翼地將窗框推開，動作輕柔到幾乎沒有發出半點聲音，卻阻止不了掛在屋簷下的露水因重力而墜落；沁涼的水滴滑過少年的臉頰，令他忍不住「呀」的一聲叫了出來，隨後又像是感到害臊般摀住了自己的嘴。

被露水瞬間弄醒的少年想起自己原來的目的，睜大了眼睛將視線投向眼前的草皮後方，掛在一株植物的葉片底下，一個不知道已經存在多久的蛹。

他得到的答案，既失望，又彷彿早在意料之中。

「果然……還沒有羽化呢……」

說得也是，怎麼可能會羽化呢？就和已經放在書桌上不知有多久的筆與稿紙一樣，有些事物，是注定不會再向前進一步的。

少年的腦裡轉著這個念頭，右手不由自主地繞過了左肩，指尖輕輕碰上人們稱之為「肩胛骨」的部位；突如其來的劇痛打斷了他的思考，也令他迅速抽回手。會痛。

會痛，就代表還沒被治癒。

「………………說得也是。」

少年的表情蒙上了一層陰影，輕輕關上落地窗再次將外界隔絕。清晨的低溫和瀰漫在周圍的低氣壓都令他想要重新鑽回被窩裡，但胃部傳來的咕嚕聲和飢餓感卻否決了這個提案。

「煩死了！少吃個兩餐不會死吧！」少年抓起枕頭就往牆上砸。這隱含著怨氣的抱怨當然沒有招來任何回應，只讓肚子叫的聲音在寂靜之中更加響亮。

再怎麼說，跟自己的身體作對終究是愚蠢之舉。在被窩裡翻滾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少年總算承認這一點，不情願地鑽出被窩，換上外出用的服裝。

走出了大門，逐漸甦醒的街道上已經有一些店家開始營業。少年不做多想，直直走向街道的另一端，位於巷口的早餐店內；站在櫃檯內正在洗碗的工讀生察覺有人走近，本能地抬起頭望了一眼，一發現來者是再熟悉不過的面孔，臉上就浮現彷彿已經預知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的微笑。

「今天也還是一樣嗎？」

「嗯。」少年淡淡地點頭，將一枚銅板遞給站在一旁的老闆，正要轉頭找個地方等待時，目光卻突然被水槽裡那多得有點反常的餐具吸過去「一大早生意就這麼好？」

「這個……呃，早上發生了一點事情，我才剛處理完，偏偏又沒有人代替我的空缺。雖然不會影響到店裡，但這麼多事情果然還是很煩啊。」

「可惜你們家不打算多請一個人，不然我也想來幫點忙的說。」少年驚訝地瞪大了雙眼。如同他所說，正在洗碗的工讀生是早餐店一家的兒子，同時也是和他讀同一所高中的同學，似乎從國三考完會考後就被家裡抓來幫忙工作，專門負責各種雜務，反正只要是父母沒空、或是根本懶得動手處理的事最後都會變成他的負責範圍；重點是，沒有薪水可以領。

「沒那麼簡單啦，有免錢勞工可以用的話你覺得他們還會想再花錢招人嗎？而且那兩人那麼愛面子，更不可能要人無償幫忙工作……雖然對自己兒子又是另一種態度就是……」

「也對。真是辛苦你了，烯炎。」

看著少年無奈的表情，烯炎也只是回以淡淡的苦笑。

「還好啦。說到這個，你家不是其實很有錢嗎？怎麼突然要找打工？」

「你聽誰說的啊？」少年皺起眉頭，儘管這個問題不偏不倚的踩中了他的地雷，但出於對烯炎的信任，他還是坦白說出了事實「如果所謂的我家指的是我的父母，那確實是這樣沒錯。你明明就不像會去跟別人八卦的人，怎麼會知道這件事？」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就在學校傳開了。我一開始聽到也完全不信啊，那個每天早餐都只點十塊錢的地瓜粥這種寒酸東西的人，家裡怎麼可能在市區有好幾棟透天樓、還有一間不小的公司啊。」

「還真是對不起喔。」

「什麼啦，誰要聽你講這個。」這一次輪到烯炎臉上浮現無奈的表情了「我只是想問你，為什麼要刻意把生活過得這麼窮……我是說，過得這麼節儉？」

「你知道，我會住在這裡是為什麼嗎？」

「咦？不是只是因為離學校很近而已嗎？」

「反了。是離學校很近沒錯，但最一開始的原因其實是這所學校離我家很遠。」

「原來如此，你也很辛苦呢。」

烯炎露出理解的表情，但只閃過一瞬就消失了，因為他知道眼前的少年絲毫不在乎別人的看法，就算是認同也一樣不會經過他的心上。

「就算辛苦，至少比永遠當那種人的人偶好。」少年一邊說著，一邊把視線移動到了店裡面的某個物體上「……那就是你說的『早上發生的事情』？」

他的手指延伸過去的方向，就在牆邊的一張小桌子上有一個小小的方形鳥籠，因為被陰影遮住的關係看不清裡面的生物是什麼，但似乎完全失去了活力。

「是啊。一大早才要開店就看到牠躺在馬路上，好像是翅膀受傷了飛不起來，不過已經打電話給鳥會請人來接了，畢竟這一帶可沒有動物醫院之類的啊。」

「翅膀受傷啊……很危險呢，尤其對這種大型鳥類來說。」少年湊近鳥籠觀察著裡面的鳥。從體型來看似乎是某種老鷹，或許是長途遷徙中經過這一帶時受傷，或是受傷後飛到附近時才力竭落地吧。

「很危險？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牠必須前往的地方，不用翅膀是到不了的啊。」不知道是不是錯覺，烯炎總覺得少年的聲音有那麼一瞬間染上了一種自己無法理解的哀傷。如果能直視著他的眼神的話，是不是有萬分之一的機會看懂什麼呢？

「不過，也幸好只是受傷而已，還是有再飛起來的希望存在。」

少年沒有注意到自己喃喃自語出的心聲，更沒有注意到即使被水龍頭的水聲干擾，烯炎也全神貫注的想聽清他說出的話。

「翅膀被剪斷的話，就再也不能飛了，別落到那種結局啊。」

¶

「還是……沒有。」

正午時分，少年呆站在通往後院的落地窗前，盯著圍牆旁邊的一株植物。在它的葉片之下，掛著一個蛹，而就在僅僅十幾公分外的地方，一張蛛網正悄悄地展開、擴張著。

儘管已經記不清看著那顆蛹多久了，少年卻絲毫沒有想出手撥開蛛網的想法，或許是對羽化的期待已經被時間消磨殆盡了吧，他的腦海隱約浮現出一個念頭。

結果會是哪一個——是蛹先羽化，還是蛛網先吞噬蛹——似乎並沒有意義；反正，那個蛹裡的幼蟲，早就注定長不出翅膀了。

「說來也真是諷刺……因為弱小所以需要被保護，卻是用被抹殺的未來換到的……」

躲在蛹裡的幼蟲，沒有力量，所以得依靠蛹的保護讓自己能安全成長成擁有翅膀的蝴蝶，可是，那個蛹卻以名為惡意的毒素毫不留情地將寄託了未來的雙翼侵蝕掉。

「——我又不是自己選擇要這樣的！」

想到這裡，一股怒火瞬間填滿了少年的思考；失去理智的他用力揮出拳頭，重重的砸在眼前的落地窗上，發出巨大的碰撞與碎裂聲。

承受了重擊的玻璃沒有破碎，而是以少年的拳頭為中心展開了蜘蛛網狀的裂痕。在一瞬之間，那些裂痕好像超出了落地窗的窗框，蔓延到少年身邊的空間，變成一座難以逃脫的白色牢籠；從他被割傷的手上滴下的鮮血將視野所見之處染成暗紅色，再變成純粹的黑色，世界頓時只剩下束縛住少年的蛛網，以及無盡的黑暗。

這就是現在的我能到達的唯一一種未來。啊，是啊，我一定，從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必須接受這種命運吧……

「可惡……早知如此，當初我就不要被你拯救了啦……………白石前輩……」

少年用力閉起雙眼，晶瑩剔透的淚珠從眼角滑落，連同他帶著哭腔的低語一起消失在虛無之中。

¶

「唔……我睡著了？」少年睜開雙眼，發現自己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眼角，感覺到自己臉上殘留著一道淚痕；總覺得似乎做了一個很討厭的夢，卻想不起內容。

「叮鈴鈴鈴鈴鈴！」唐突響起的門鈴聲劃破了寧靜，令少年露出不悅的神情。儘管如此，他還是站起身，打開房門穿越客廳走到玄關前。

「嘖，該來的還是來了。」

少年一邊抱怨著，一邊解開了大門鎖從門縫往外窺探；站在門外的，是一名身穿輕便西裝、比他高出一個頭、戴著黑色圓框眼鏡的短髮男性，手上提著一個沒關好的黑色公事包，明明應該是讓人看起來十分專業的組合，不知為何在眼前

的人身上卻沒有作用，反倒是各種微妙的細節產生了一種親近感。但無論來者有多像普通人，少年都不會放下戒心，因為會在這個時間出現的人只有一種：他的父母叫來的人，具體來說，是少年被以「精神治療」的名義趕出家裡後，每個星期都會出現的心理醫生。

「你可以離開沒關係，沒有人會知道。」

一邊這麼說著，少年就迅速關上大門，卻遇到了阻力。不用看都知道，門外的那人用手抵住了門，阻止少年把自己關在外面。

「這可不行，收了錢就得辦事，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

「……………」少年深呼吸了幾下，收起幾乎衝出的怒氣，然後才放開握住門把的手，讓門外的人進來「醜話先說在前面，我不信你們那一套，你要講多久都無所謂，但別指望我會接受任何一句話。」

「你肯讓步真是太好了，要是大老遠跑來這裡卻白跑一趟很令人沮喪呢。」

「我可不覺得這算讓步。」

「是這樣嗎？」門外的人走進玄關，笑吟吟的看了他一眼「先問你一個問題好了，我是第幾個？」

「你問的是第幾個被我趕走的人嗎？」少年一邊說著一邊翻起牆上的月曆，計算起自己搬來這裡後度過了幾個星期。

「不，我問的是第幾個成功踏入這道門的。」

「第十一個。順帶一提沒用卑鄙的手段就成功的人裡面你是第三個。」

「這樣都不算讓步嗎？」

「……你高興就好。」少年轉過身走進客廳，留下還在玄關脫鞋的「醫生」。無聊到會與他爭論這種問題的人不多，但他並不會因為這樣就打消要趕走對方的念頭。

三分鐘後，坐在客廳桌子旁，賣力讀著公事包裡大量資料的醫生終於抬起頭看了坐在對面的少年，又遲疑了一下才丟出問題。

「呃……我先確認一下，有些精神異常是源自大腦內物理性的損傷，這件事你知道吧？」

「當然知道，這個問題你問錯人了。」

有其他人比我更該知道這件事，少年的言下之意是如此。

「……好。」醫生把目光放回手上的資料，一會兒後又再度抬起頭「從這些資料來看，你的『病症』應該很明顯……身體上沒有實際傷口的部位卻會不時感到疼痛，一般來講這種症狀只會是肢幻覺痛，也就是俗稱的幻肢痛，可是……」

所謂的肢幻覺，指的是失去肢體部分的人所產生的一種幻覺，簡單來說就是大腦認為失去的部分還在那裡，而從幻肢傳來的「不存在的痛楚」就稱作肢幻覺痛。

「可是幻肢痛產生的地方並沒有『實際』存在過，是嗎？」

少年像是早已看穿對方的思考一樣，搶先一步把他的話說了出來。他用手輕輕碰觸著後背上的某個點，從神經回傳的痛楚讓少年再次認知到自己和「他們」在這一點上絕對勢不兩立。

「的確在『你們定義的現實』中它不曾存在過，可是啊，在屬於我的『現實』裡面，它確確實實地存在著，而且絕不會因為你們的定義而消失。」

面對少年的宣言，醫生沒有立刻做出回覆，只是深深地望進他那倔強的黑色瞳孔，想從中得到什麼線索。最後，他點了點頭。

「我相信你。剛才，你感到痛楚的樣子不像裝出來的，眼神也是，你深深地相信自己的『現實』，沒有任何作假的餘地；雖然只是個菜鳥，這點事情我還是看得出來的。」

「你說出這種話真是令人傷腦筋。」

「有什麼矛盾嗎？你相信著你的現實，而我也用我相信的現實來相信你，這之間並沒有衝突的部分吧。」

「……………」少年盯著他，似乎沉思著什麼。良久，少年再次開口，用微小的聲音吐出了話語「……第一個。」

「什麼？」

「你一開始問的問題，我要修正我的回答。」

像是領會了少年的話中之意，醫生露出了微笑，然後一進到這間房子後第一次向前伸出了手。

「我的名字叫做玖晝，請多指教。」

「沒什麼好指教的。我的名子，你應該從那兩人那裡知道了吧？」少年回握他的手，同時提出了要求「我的規矩只有一個，既然是我認同的人，就別用那個名子叫我，沒問題吧？」

「當然沒問題，不過我可以聽聽看原因嗎？」

「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我不想要使用任何那兩個人施捨給我的東西而已……即使如此，為了活著這種卑微的目標還是得接受啊。」苦澀的笑爬滿了少年的臉龐，讓他看起來完全不像還未成年的學生，反而更像歷經滄桑、被磨去鬥志的中年人「過去的我就是因為依賴那兩個人，完全沒有設下防備，才會被剪掉翅膀變成現在這副模樣，連唯一一個用來固定自己的名子也消滅了。雖然已經落到這種地步，根本沒剩下什麼可以失去，我還是，不想要重蹈覆轍。」

「可是，還會痛不是嗎？」

玖晝歪著頭點出問題。看見少年不解的眼神，他默默站起身，脫下黑色的西裝外套，然後用轉身背對著少年。

「這是……？」

少年那雙因驚訝而放大的瞳孔映照出他看見的景色——在那白色襯衫的後背上，存在一雙不屬於人類的翅膀。與少年自己背上的不同，那雙翅膀雖然同樣只剩下根部，傷口卻更像被折斷而非被利器割下；另一個吸引了少年注意力的地

方在於，那雙翅膀被染上了灰燼般的焦黑色，雖然少年的翅膀也被染上血紅，卻尚未失去原有的純白，最大的差異大概就在這裡了。

「放棄痊癒的傷口，就會變成這樣喔。一開始會失去痛覺，再來會失去用它做出動作的權利，之後是用雙眼看見它的權利，最後，連它的存在都感覺不到了。」玖晝說完，便把視線投向客廳裡的某個櫥櫃，從它透明的外殼可以看見裡面堆著無數鋁箔包裝盒裡面的白色藥丸，全都沒有動過的痕跡「你還沒吃過那些吧？」

「那些人送來的東西？死都不會。」

「那很好，千萬別碰它，否則你的翅膀也一樣會被染黑吧。我已經很久……真的好久了，都沒遇見過向你這樣，只憑一人之力用自己的現實對抗這個世界的人，

自從……咳，沒事。」

自從我的翅膀被自己折斷以後。這只存在於他內心的下半句話並不該被少年聽見，對玖晝來說，還有遠比這重要的事。

「回歸正題吧。說到底，我還是一個醫生，既然收了報酬就得替病患治療……喂，有必要擺出那種眼神嗎，我應該沒有那麼不值得你信任吧？」

「抱歉抱歉，習慣成自然了。」聽見玖晝的吐槽，少年才發現自己不小心和之前一樣讓鄙視的眼神跑出來了。

「總之，斷掉的翅膀不可能再長回來，這一點是無可反駁的事實，請你先接受這一點。」

「你想說什麼？」

「我要說的是，雖然不能再生，但可以找到新的。在那之前有一件事必須達成，就是徹底截斷、忘卻從舊的翅膀上傳來的痛楚。」

「你要我忘記這個傷口嗎？忘記這個幾乎要把我殺死的傷口？」

「不忘記，就無法接受新的翅膀。我能明白，有時候留著傷口是為了提醒自己憎恨製造出它的人，所以我不會要你放下這種心情；但是，這種恨和你想要用翅膀觸及的目標是哪一種比較重要，你的心裡應該有答案。」

「……我相信你，所以，我會試著去做。」

放下並不是原諒，放下是為了讓自己能再次全心全意變強，直到能用背上的翅膀抵達絕高之處，屆時那種向下俯瞰的目光，肯定能成為最好的報復。隱隱約約地，少年發覺自己似乎被自己說服了，原以為會蔓延無止境的痛楚，也靜靜地消逝。

¶

再次開始提筆寫作之後，時間的流逝快得不可思議啊，少年在心裡如此感嘆著。

此刻是星期一黃昏的放學時間，不同於以往一直是一個人走回家，今天的少年身旁多了兩個人影。

「我說啊……汐沉、烯炎，你們兩個跟來做什麼啦……」

少年轉頭看著走在一旁的同學，語氣中充滿無奈。

「我家本來就在這個方向啊。」早就走過頭的焮炎冷靜地說。

「我要買的東西、只有這一帶的商店才有賣喲～」平常根本沒在逛街的汐沉也用輕快的語調回答。

「……………」

聽見這明顯是藉口的兩句話，少年決定閉上嘴，反正既然這兩人會這樣說，肯定有他們的理由……而且，這種感覺好像還不錯。

「啊，前面那個就是你家了嗎？」

「嗯。」少年點頭。

「那得先說再見了呢。」

「掰啦。」

雖然內心起了小小的波瀾，少年還是不改一貫的道別風格——既然還會見到，即只需簡單幾個字便足矣。

而且，他還有要做的事情。

解開門鎖走進屋內後，少年快步走過客廳把書包拋到沙發上，連回頭確認都省略了就直直朝後院的方向走去。到了落地窗前方，從透明的玻璃望見的窗外的景象，竟令少年露出的久違的雀躍表情，受到迫不及待想要湊上前的心情驅使，他用上了比之前都還要強的力道推開窗框，不小心撞出了聲響。

「那個人說的是真的……真的，到這一步了啊……」

結了蜘蛛網的葉片底下，掛著一個已經變作空城的蛹，羽化的蝴蝶只留下了再也不需要的東西當做蜘蛛的餌食，捨去了一切束縛輕輕飛舞在空中——卻彷彿在等待什麼般，一直停留在這小小的後院中。

少年呆呆地望著這幅景象，過了好幾分鐘之後，才想起自己該做的事。他緩步走到庭院中間，把身上的外套半脫到手肘，露出底下穿著制服的背部，以及那雙受了傷卻已不再流血的羽翼，飛舞的白色蝴蝶輕輕地停在少年的背上，下一刻，就化成點點光粒飄散，又重新聚集起來附著在比原本的翅膀更內側的地方，變成一雙巨大到足以遮住背影的蝶翼。

「……………歡迎回來。」

少年輕撫自己背上那白色的新翅膀，忍不住低語了一句，卻聽見意想不到的迴聲。

「那是我要說的話喔。」

聽見聲音的少年赫然抬頭，發現自己的前方竟然站著一個無比熟悉的人影。眼前的空間就像憑空變出一面鏡子般在前方映照出了少年的樣貌，卻又有點不同，烏黑的長髮紮成簡單而講究的雙馬尾，眼神裡帶著一絲哀傷，若是不知情的人或許會以為是雙胞胎姊妹吧，但對少年來說有另一種解釋。

「歡迎回來，陽。真是抱歉……沒能陪在你身邊的這些日子，你一定很辛苦吧……」

「那不是你的錯，羽。當初失敗的人是我，希望你能離開的人也是，可是現在已經沒事了，畢竟，我們兩個又像這樣聚首了啊。」

少年……不，「陽」向前伸出了右手想碰觸到「羽」，卻被某種看不見的障礙阻隔住，只能用手掌貼在透明的牆壁上。另一邊的「羽」注意到「陽」的舉動，望著他的雙眼猶豫了幾秒鐘後也伸出手，緊貼著障壁另一側的另一隻手。

「今後也請多多指教啦，『完美的我自己』」

「你才是，『存在的我自己』」

下一秒鐘，兩人之間某種無形的障壁發出破裂聲，裂痕迅速爬滿了視野所及的整個空間；這一次，名為現實的牢籠終於徹底碎裂。

「再一次，陪我擊潰萬有引力吧。」

夕陽下的平靜郊區，遙遠的天空上，一個人影義無反顧的向天空飄去。沒有人看見他背上那一雙蝶翼，正為了某個目標奮力拍動著，將要把它的主人帶往比這裡還要更高、從地面無法觸及亦無法看見之處，帶到那一個無限憧憬的人身邊，乘著風一同飛翔。